

裸
塾
集



欽定四庫全書

棋枰集卷九

啓

與淞東程帥啟

宋 徐元杰 撰



鑑湖五月涼風肅帥垣之地崑崙羣玉府星聯延閣之
班敢圖躬備數於僚幕之間將禪日呈身於牙纛之下
企崇嚴而有請控忱悃以肅陳恭惟某官恪亮古心精
詳世用學殖政經之錯綜民庸朝績之後先含香握蘭

足以羽儀於表著分符剖竹充然襦袴之謳吟爰誕播
於十行俾載馳於四牡舉十二荒政公積倉斂散之權
閱三千屬刑勝攬轡澄清之任開制閩以肅海道入省
闡而贊廟謀助和台鼎之功多騰熠月卿之望重圖書
光壁府地嚴文物之邃清山河壯帝居天借精神而殫
歷風流猶有存者氣象尚能言之卓然才大而用宏允
矣曲高而和寡以民數制國用內都農扈之司出君命
為王人外重餉臺之寄方欲翩然而拂袖其如簡在於
凝旒俾之率東方之諸侯宛若重西京之三輔昔建臺
於此具敷使節之光華今分閩而居重囿福星之分野
深父母八人之愛副京師蒙福之謠會奉丹詔書快涉
一江而來覲遂持紫荷橐旋躋兩地以承休行且見之
非敢佞也某賦資甚下抗志徒高讀先王有用之書盡
學者當為之事猥遭逢於聖主偶倖躡於誤恩方將遲
次而益懋講明乃逼戍期而徒深惕慄顧小子成之有
造幸大賢何所不容某敢不指天誓心臨淵持已副昭

代所以搜羅之意味前輩不在溫飽之言奉以周旋罔
敢失墜至於鞭羸而策蹇俾之息劑以補黥敢有頑鑛
之踪納之爐錘之內學而仕仕而學雖剝聞入德之方
明則誠誠則明願授以過庭之訓心旌欲殫汗簡奚殫
通福帥徐意一啟

蓬山非據求為三徑之謀鐔水承流幸竊十連之莛魚
祇思命往見吏民吉蠲奏記之儀齋肅奉尊之敬恭惟
某官天才瑰偉風範端凝橫榻霜臺百倍擊彈之精采

起曹版部獨高獻納之謀猷遽厭承明之廬出建藩宣
之閩山陰如鏡三輔政成海水無波羣蠻迹熄今驅馳
於六轡就鎮撫於七閩轉煩卻縠之詩書陶作召南之
風教為父為母未容私惠於三山難弟難兄即見比肩
於兩地某學非知體材不逮心追省壬辰濫魁南省投
忱般斧重加斲莖之功備數孔門亦濫鑄金之列茲分
符於千里復蒙覆於二天若為偏城三考之圖畫在上
閩一陶之內技能何有預知鼯鼠之窮繩束稍寬庶策

金定四庫全書 卷九
疲駕之鈍飯依方切濡染難周

回郭帥啟

仰元帥之賓僚於焉養望試近畿之幕畫行矣依仁先
沐華施益欽雅好恭惟某官分輝戚畹挺秀名門富貴
不驕罔越鄧陰之禮法典刑有度未誇王謝之風流三
仕為依泛之遊幾載振馨香之譽便應騰健翮以凌碧
漢何乃循熟路而駕輕車欲尋勝於鑑湖特搴華於玉
帳賸有嘲風詠月之樂諒無飛書走檄之勞萬壑千巖

寧久淹於步武九遷三接即入侍於禁嚴某何有才名
偶塵儒級猥贊藩宣之治獲依芳潤之光承顏接辭行
快傾瞻之意推襟送抱尚祈崇篤之情闔澤惟深敷宣
罔既

賀湖北岳漕除帥啟

漢節疇庸楚都宅牧班聯玉筍載陞九扈農正之華略
倚金城式重十乘元戎之望眷隆旒冕喜動紳綏維是
荊州素稱督府控三流之上孫劉之所必爭踞二長之

中吳蜀之所胥會豈特襟帶咽喉之自昔尤為堂奧心
腹之在今總百萬兵甲而指蹤由之環十五郡國而生
齒繫是要必得嵩南終華鎮時之望庶克副洞庭彭蠡
僊惠之情恭惟某官名閔甘棠中原喬木說禮崇書之
雅尚牧人御衆之長才斯民望為福星未誇涑水百子
駿之譽萬物得以吐氣遠邁春陵十元結之思學術障
百川瀾而東之事業搏萬里風斯上矣公車通籍便宜
登清要之津邊徼揚鞭迺益厲忠孝之節自沸袴襦於
侯國即煩領袖於籌帷國有人焉藜藿為之不採誰可
使者原隰遂以有光春容鄴侯給饗之規修舉中丞平
糶糶之政有條井井餘地恢恢屬陝以東陝以西寄欲
分於周召謂洛之南洛之北効已試於石溫遂躋鷓鷯
之行同獲熊羆之旅山川草木熟知萬福之威名鼓角
旌旗重見孔明之營壘第恐紫皇香案之注想靡容太
乙玉帳之久勞不俟突黔即頊緋綠某筭表謾學擣櫟
散材辱拔茅嘗以其彙征愧析薪弗克於負荷贅之幕

底顧童子何知焉援以階升微公賜不及此感懷惟舊
聞命載新駕駘方息於長塗賀燕亟鳴於廣廈前茅後
勁願承晏御之驅馳小桷大东尚籍郅斤之斲削

代京西漕謝蜀帥啟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之
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遙推轂有繇脩函敢緩伏念某志
雖徇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陸之宣力
一親月析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事干戈餘

暇相為襜襖之圖手披荆棘之蒙茸身歷煙蕪之蒼莽
特因人而成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錡之晉丞乃以
蕃方而贊聞穹廬咫尺幸無牧馬以彎弓阡陌東西正
願買牛而賣劍曾乏刺史中和之頌驟膺使臣禮樂之
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城漢水之壤俾究驅馳
顧轉輸斂散之未能况參佐蕃宣之仍領為之地者端
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聲三槐人物兩朝之儀槩九
牧之老成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之政清獻

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况能持力量之堅凝
運精神於靜定雪山玉壘果安舊俗之蠶鳧湯池金城
足制新疆之蛇豕行命圭之賞度即公衮之相周何幸
么微亦叨獎拔迹滯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
事一家固辱素孚於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托於輔車

謝荆帥啟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尚
在輪囷越分塊北知恩雖前乎趨承之日匪長而今亦

覆幬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敢修後辭眷惟三峴之附庸
寶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繁劇之難保障
繭絲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謀類畀名賢必利舉
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豈無愧傅子成
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間赫赫者先生一
人而已自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圖庸鈍之蹤而乃望
聲華之峻如某者絕無折綫始學為裘祇宜荷彭澤之
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厨吏清秋落帽風流雖不逮於孟

嘉落日登樓人物乃得陪於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枝
自謂朝夕於斯不過暮月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
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千室之邑使為宰願選坑未
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綠水堂
前楊柳猶有賴於春風願小邑何以得斯微大賜所不
及此恭惟某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
步唐人之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
由青油幕以奏功秉紫荷囊而入侍胷中雲夢雖涯淡
之莫窺皮裏陽秋任妍媸而坐別知某於十數歲卅角
婉孌之際念某於三千里鞅掌棲遲之餘遂使執鞭亦
叨推轂某敢不冰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雛巢鷹雛構雖
惜暫睽於左右衣為裳莞為席尚祈勿替於始終

代上別帥啟

望詩書之元帥舊識荊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
矣霄塵之闊絕幸焉聞翰之照臨歛版而前彈冠自喜
屬趨風之伊始詎奏記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

分教尤嚴於郡國蓋以爲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
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前賢且懼况
巴陵之勝槩近岳麓之士鄉老師宿儒猶習淵源之正
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念某
寒哉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虛揮鼠璞卒成於誤
售猶漆園叟之蓬鷖分固適於低飛若紀消子之木鷄
氣浸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鐵
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絕薦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
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廡叨
賜末科謬陳泮水之遊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齏鹽
固博士之諳志不在溫梁肉豈廣文之美特以有二十
年知己之當道故弗遠數千里投公而此來雖範摸慙
一日之長賴厦屋有二天之托夢回風雨知幾繞於峴
山路闢雲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
與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群英標自立肯綮妙郢斤之運
韜藏推荆玉之奇擅貞元吏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里

巴人之曲白雪何高自魏綬之摘髭卽華途之策足蜚
書草檄十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陞賴金湯之力
忠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問於一心繼登太微之星盍
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圖任先朝遂分北門鑰之保釐
有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熟測其
津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爲之輕重有爲王而
留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愛棠方嘆賢侯之輕去兒童
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之顧憂褫毡裘之
氣魄晉陞邃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毡精神如故揮
帳中之白羽勲業方新佇清中原鐘簴之塵卽聽東山
袞舄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
末技効鳶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劍而謁勝之雖
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蹤

代上尤帥啟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偕役欣聆
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芘士之恩詎可棄千里投公

之便輒忘夷等用徹氏名熏平日之瓣香參斯文之正
印維昔師儒之立教於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
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陵先生之鑒
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先哲之典刑邈甚後
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
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言
掃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
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笏之清芬表倡英華之逸駕

椒蘭蕙芷不隨流俗以荒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雋
永羣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為淞水以西模範之
所宗方泉湧雲興羣聽舉為之辟易逮水落石出一真
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為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
借箸前籌出胷中之竒而才方緒餘了天下之事而立
見刃解朝遊綠野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
藉樽俎折衝之妙略飛艘漕玉得鄴侯餽餉之規模小
隊攢花付老子甲兵之談笑願中原之在望久當宁之

屬心漢五單于之爭以開渭上鐘鼓之盛唐一裴度之
用佇成蔡州橐鞬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
身會勒銘彞鼎正位鈞衡某撲擻庸姿棘槐墜緒雛燕
未成於羽翼沐猴強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詭癡兒之
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將以
待微官之遠戍鵠原際幸虎帳前趨求有餘師喜雖形
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儻容在下風而上之
則是有大造於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爲伯吹埴仲吹
篪舍此復歸於何地大爲哀細爲捫底幾不出於他門

通淮西揚制帥啟

制閩殿邦新元戎之風采帥藩列屬備下士之使令以
曩焉嘗奉於教條而茲復密依於統部黃緣甚巧芘覆
有歸顧就列之云初豈修辭之敢後恭惟某官岷峨間
氣沂泗正傳聲華海宇之宗工人物廟堂之儀架洽聞
博物盛談西漢之文章儉德清民大振晚唐之風俗由
摘髭於魏級卽策足於要津發軔芹宮贊籌蓮幕徑趣

周行之武爰膺故籍之司錦製畫簾姑民庸之自詭折
沉夜觀倚邊畫以居多春容驥足之暫馳赫奕隼旗之
再駕滄浪千里既騰管鑰之勲蜀道一方兼總襟喉之
重談笑獨當於方面簡知益注於上心戎監勾稽將俾
近長安之日庾臺詢度乃仍護楚塞之風方茲披南北
之版圖開荆襄之幕府屬時右閩尤重中權訪叔子於
峴山雖幸晉風流之復見走老瞞於赤壁實為吳形勢
之上游以易地則皆然斯自天之有命峻陞寶閣增重
金城果而新號令於臨淮立見沸歡聲於魏博中原在
望邊敵奚憂柳雅韓碑佇紀功於清廟房謀杜斷即正
位於泰階某素不如人何能為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
之心已灰江漢未歸憂倏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
於煙蕪昔嘗令會府之充員已力丐公朝而許免出於
券外茲在選中窮猴奚擇木之棲駕馬寶戀軒而至二
天獨有一介何虞持平日之瓣香喜遂私心之附麗軫
昔時之弊履願毋大造之棄捐

通江陵別制帥啟

擁元帥之旌旗盡護荊州之地綴冗員於藩翰復依冀
部之天黃緣特異於他人造化將開其終惠屬方祇役
敢後修辭惟武昌素重於上流而人物舊多於名勝若
庾翼為士衡之佐尚存西門柳外之流風如殷浩從元
規之行猶想南樓月邊之雅興矧茲統部兼有江淮將
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閫畫非材輕畀有覲前修如某
者無以踰人何能為役萬里身親於絕塞十年客走於

諸侯寸輓尺推間舉手而援者數竒分薄輒交臂而失
之雖戍期將觀濠上之魚而歸夢正憶華亭之鶴屬入
陳於兵事乃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俄而易命言念不
遑於將母此身何可以許人夜觀燈前徒愧郾城之時
雋秋風帽底幸依荆渚之主人貪尋巢燕之重棲勉策
磨牛之故步駢足枝手曾何適於驅馳血指汗顏恐必
貽於譏誚非前茅之在望顧小草之何依味於此來恃
以亡恐恭惟某官詩書宿望文武全才清風周雅之遺

音白雪巴歌之寡和洛涯曰温洛涯曰石早空處士之
群軍中有范軍中有韓久負方伯之略越問津於江漢
亟振策於雲霄出幕持麾草木皆知夫名譽登車攬轡
隰原遠被乎光華險夷一致之備更忠孝兩端之俱盡
出處進退了不介於胸中安危重輕常有關於天下屬
時多事軫上深憂謝安其如東山用煩特起申伯式是
南國疇與保釐遂繇督府之訂謨爰建制垣之節度甫
升粉署載晉寶儲繼即寵以除戎乃峻登於論譔風采
如故營壘麾幟之不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若此整
頓奕枰之壞局調膈藥籠之良方啟蚡冒之山林載鳩
楚境剪駒支之荆棘盡獮戎庭自茲了勲績於鼎彝運
樞機於廊廟僥踰舊隸依附下風某敢不益勵駑疲恪
共奔走楚璞雖慚於再獻郢斤正待於一揮儻念李蹊
未忍彼夷於官道少回別眼尚期自見於師墻

通江陵別帥啟

烏幕禮賢嘗獲剡薦書之墨阮厨設屬且將吹賓席之

芋念辱知辱眷雖閱於有年而受察受容始遂於今日
方當祗役敢後修辭眷惟荆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
府龍山落帽孟嘉之醞籍猶存漳水登樓王粲之文章
具在况今帥閫尤重禮羅雖微而麩藥之司亦俾在樽
俎之列匪求英異曷副選掄如某者窺管材踈挈瓶智
小少也箕裘之粗習壯而鈎繫之就荒萬里馳驅僅濟
艱難於父稼一官漫浪未能負荷於子薪偶當路之垂
憐辱公車之交辟贅員油幕祇成畫餅之羞列掾茗臺
徒有取困之媿適捧毛義便親之檄已棄終軍入關之
繻列剡箋天雖浮圖之既合計資積日猶累土之尚虧
嗟鵲枝方夜月之依依燕壘有春風之托杯傾竹葉豈
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采葑遇望
據蒺增慙恭惟某官郢水鍾神荆山孕秀人物玉壺之
冰貯風姿金掌之露凝白雪陽春絕世想清高之美太
羨元酒存心皆淡泊之真惟力量大斯有大規模惟議
論正斯有正施設自登巍級立上要津繼陪湖南賓客

之游卓冠冀北士卒之選飛書走檄十年贊轅帳之籌
出幕持旌千里沸袴襦之詠忠孝靡容於二致險夷不
間於一心歌皇華遣使臣爰攬周原之轡作中軍謀元
帥載分晉幄之弓遂由月寺之丞峻陟星郎之位旋晉
東壁圖書之直益隆西門鎖鑰之權長城屹屹而地聳
四維大江汭汭而山立一柱憂顧已頓寬於九陛威名
將盡護於三邊銘彝鼎銘旂常佇書勲於盟府作鹽梅
作舟楫行正位於宰廷何幸么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
恭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無失名寧恃昔經於題品
儻癡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旃幟

通京湖賈制帥啟

制閩上流分天子旌旗之半典州西嶠在王人版籍之
中拜手緘藤通名籤隸恭惟某官稟天間氣為國世臣
包羅宇宙之襟懷叱咤風雷之手段兵有百萬之在胃
腹中外之所竦聞年未四十而秉鉞旄古今曾不多見
蓋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雲臺將相之才盤錯徧

更聲華益茂衆且駭浪驚濤之凜若公猶光風霽月以
臨之鸚鵡洲前但見賦詩而醜酒醜豨竈底自今腐粟
以流錢既儒效之翕聞斯上心之愈眷爰自長江之門
戶遂開大府之藩垣號令甫更皆謂過汾陽之精采規
摸既定孰非服叔子之威名匪由允文允武之兼資安
得足食足兵之如是慨懷荆渚密邇中原西州江水之
相通南岷煙沙之在望臨風舉扇能無忠武之思落日
登樓應動景升之恨奉玉斧整齊之畫收金甌玷缺之

區啟蚡冒之山林載鳩楚境翦駒支之荆棘盡獨我庭
匪公其誰舉世所望酬先正欲酬之大志了諸公未了
之竒勲龍作納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當為周
室之股肱某牢落壯心蹒跚蹇步平生幾屐疲疆場以
何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誤荷上恩之收拭俾分
南服之蕃宣冒然一來凜甚百謫念結習久從於先世
而揄揚每及於孤踪茲以小邦幸事大國煙深五瘴祗
虞病骨之支離星煥六符正仰英躔之臨照

通沿江別制帥啟

任隆漢鑰新元帥之碧油禮重燕臺取棘人於素鞞登
龍門而雖早趨燕幙以再春德厚肺腑感深涕泗若時
巨鎮繫古秣陵乃江左之陪京為人材之會府見諸史
牒往在晉朝茂弘佐興復之初則首招顧榮賀循以收
南土之望幼度任征討之際亦惟得桓伊牢之以贊西
淝之功故能新亭把酒慷慨以折楚囚之悲別墅賭棊
談笑以致秦軍之却豈徒天險抑亦衆謀向非得若而

人豈不誤迺公事矧惟今日尤重昔時護數處風之寒
僅一帶水之隔投鞭淮浦馬常欲於飲江荷擔石頭鴻
奚安於遵渚雖千里舳艫之在望而三邊牖戶之浸踈
幾於虢虞唇齒之可憂或者杞魯瘠肥之猶忍高談者
孰知問東米之價遠盧者未見精北府之兵求文武材
能張吾軍者凡幾論中外事不如人意者尚多公於此
時上以相屬將為根本之計正在籌畫之間仰稽前修
孰稱末議如某者筆花不潤檄草甚蕪一官遡上水之

舡幾兩費平生之履鷗心舞而不下莫適天機馬力盡
而猶求徒為人馭棲遲歲月剝落風霜一麾俾試於民
庸三釜擬酬於親養兩桑方徹風木不停禮甫畢於松
楸分永淪於溝壑詎期陶冶未棄涓塵念其小雅蓼莪
之悲起以春秋衰經之典總卅突弁記童子之從遊敝
蓋舊帷歸主人之拂拭遂叨渙渥俾贊壯猶二水三山
恍對洲前之白鷺十年一夢驚回枕上之黃梁自頂至
踵厥有生成以口語心慚無稱塞恭惟某官國之元氣
學者泰山抗高節於忠孝之門折遐衝於詩書之府于
蕃南國屢騰申伯之勲分正東郊爰任君陳之討壯虎
踞龍盤之王氣清鰲吐鯨擲之驚波營壘之精采頓新
已竦聞於威令山河之風景不異方坐應於事機自茲
障狂瀾於百川何啻閑長城於萬里建大勲業未誇陝
右之范韓在小朝廷宜得洛涯之溫石顧居人後亦立
客間某敢不收百念於已仄持丹心而如日後狐丘之
一死答鴻造以終身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第懼有

疑於避就但入玉門關不望酒泉郡所祈終賜之生全
通湖北章帥啟

佐元戎之幕久瞻名閥之簪纓司步兵之厨幸托賓筵
之領袖不謂小人之奔走今惟夫子之步趨事長維新
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措紳摸楷臺閣羽儀文章皆爾雅
之辭學問在中庸之奧故國非謂喬木猶有典刑此笏
乃今甘棠具存風烈猶芝草鳳凰而人知其瑞如珊瑚
駉駉而世固所希粵策足於要津卽流聲於上國文書
佐聘膚使其猶劣諸廩庾攸司委吏曰當而已逮雷封
之奏最由月駕以陞華謂宜召賈誼於席前奚乃屈轅
鍼於戎右公雖廉取上豈久淹夜觀成吟姑繼荊州仲
宣之賦昕庭覽奏已知大名強至之文凡此時幕謀檄
筆之遊皆指日從橐珣珪之選眉黃行見詔紫立頌某
壯齒漸侵童心猶駭父稼謾勤勞之襲子薪猶負荷之
羞夜雨挑燈嘆書癡之未熟秋風落帽顧酒聖以何知
不圖烏府之過憐乃以黃壚而分屬材非刈楚憂甚擬

黎茲焉冒昧以敢前賴有帡幪之在上介石之不俟終日雖慚莫贊於機籌揉木而尚遲暮年敢冀曲成於規矩

代通興元丁帥啟

雙節觀風蜀部玷轡絲之選十連作牧漢關專鎖鑰之雄官塗何異徑之分國事有同舟之幸不腆邑敝敢致邦交恭惟某官蓋代英名昂霄偉志得天地正直之氣為社稷中興而生四十圍溜雨霜皮凜持勁操九萬里

搏風雲翼蚤入壯懷不辭州縣之勞已有廟廊之器道德流於璧水教條著於蕪臺接武郎闈多士出權衡之當疏榮匠監百工稱技巧之精績用既彰東知益懋謂畫江以東不足以究中流擊楫之志而分陝以西粗可以成高屋建瓴之形及究觀灞上真人經營棧道之區又自昔隆中宰相指麾斜谷之地丘墟之陸沉在望山河之風景不殊播一韓之謠遂開大閩下三秦之檄已動中原適罹小雅蓼莪之悲爰用春秋墨經之典一致

忠孝斯世重輕書殿陞華位望已登於紫橐政途錫命
姓名行覆於金甌某久矣游邊晚而沂峽念刑獄之寄
已重而錢穀之問方殷幸竊富鄰密依廣厦緯不遑恤
誰其念娶婦之憂藥俾有瘳庶或借良醫之惠

代通瀘南曹帥啟

詠太白上蜀之難誤將繡節誦孔明渡瀘之表幸托碧
幢雖九天趣駕之莫留而一日同舟之亦幸在禮有贄
不文何辭恭惟某官相國參之規 陳思植之藻翰文

字五千卷胷中浩有於江河材名三十年學者指為之
山斗巍科角立要路鼓行金閨焜耀於聲華璧水周流
於道德訪沙洲之鸚鵡雪泛千艘聽雲安之杜鵑月分
別乘爰擬伊川之易傳廼持子產之刑書德星移駐於
遂州益隆臺節愛日均孚於涪部大啟棘門扇以羽而
蠻夷自服於孟降檄不草而父老皆諭於漢旨西門之
鑰固矣東山之袞歸公公之此行登仙上且爰立作相
某蚤為邊役晚效蜀遊問決獄之幾何曰會計而已矣

殊無折線曷理亂絲君去我來眼喜謝公之墩在事繁
交冷心隨工部之舟歸有以教之抑又幸甚

代通瀘南揚帥啟

脩門筮宦久瞻文昌八座之尊涪部祥刑幸托元帥十
連之重信黃緣之厚矣豈際會之偶然恭惟某官學問
儒宗禮樂王佐岷峨之山幾千丈與雪俱清坡穎之文
二百年遺風再見不事州縣雁鷺行之問即躋朝廷鷓
鷺序之聯槐省蓬萊屢更清要粉闈蘭綺游著聲華遂

陳犴狴之箴爰直螭坳之史典舜五禮繼持索於甘泉
位周六官方紬書於東觀上思命相如之檄以諭蜀公
乃抗諸葛之表以渡瀘縵傳登朝若水以同州推官而
去錦衣過里魏公以武康節度而還坐寬九重殿西之
憂抑使六詔雲南之服第虞銀信促正鼎司某自揣謹
材繆將臬寄甫抵司存之所決獄幾何偶因王事而來
會計而已正懼中流之罔濟喜聆外聞之方新瞻彼帳
轅但切聽尚書之履芘之廈屋庶幾安使者之車

上荆湖陳制帥啟

十國為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公
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躡僭布
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斯受故
願韓荆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書以昌黎
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或不為他人
之歸而期效於微軀以今觀之自昔久矣蓋以處身於
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儻不假之語言將莫通其名氏
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廟鼎彛明堂柱石功
可以鑿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鰲極而補天治事邊防
體用得胡門之舊極圖易傳源流為洛學之宗故其推
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
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
蘊貴名日起怒翮風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荐試
臨鄖子之國共誇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闕爰俾
地分於荆戶上方意屬公以最聞歌皇華遣使臣乃繡

衣而持斧作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即星隨陟於
粉闈卿月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壁
圖書峻寓松堦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之
言妄議藩垣之蹟惟時南國實控北門狂敵數寇邊自
公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罔樂業自公而有聚廬托
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餉
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肘腋未
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靜足以制動投機之會

間不容髮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章章之效豈有淺
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爲於吳患非杜預儒者恐未
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為累朝之未有入方叔出召
虎寧久淹鈇鉞之征左伯禹右臯陶行即正鈞衡之拜
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踈俗容非藥之可醫凡骨雖
丹而莫蛻室弗肯堂菑弗肯獲漫襲前修弓必為裘冶
必為箕已荒初學徒久綴家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勞
蓋自兒童已知誦君實之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之

金定四庫全書 卷九
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向之則一許攀鱗翼誓竭駑胎
百年幾見以身親逢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彼於羊
峴儻令置奔走之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
大造

上江陵別帥啟

囿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墻廁迹釀營茲始事元戎之
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托覆幬之天不矢諸辭
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閩屬辟舉之權白

傅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旄不出於
十年必有鶯其羽以始宜儻妄虱其間而則媿如某者
雖學為治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之自知非附驥
之乘也文闈躑躅但知付分之低昂官路浮沉不敢與
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祇宜州縣之馳驅涉筆茗
臺鷹甫遂脫鞵而去吹竽酒室烏亦由擇木而來靡辭
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俎豆之事二十年之辱眷詎
能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十里以投公豈特為歲月苟且

之望終身翼附疇昔心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黔於墨
突曰疏附曰奔走是雖惟命之東西或鞅掌或棲遲實
願以身而左右二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
時英規激懦文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撓之
不濁澄之不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
山甫之高風茲輟直於卽闡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
人物也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
籌帷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
之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曲盡於撫摩彼五月穀二
月絲而民舉息於愁嘆氣脉內固精神外彰緩帶輕裘
既覩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功是
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爲淵納而翕受瓊璫橫道
瓊甌並登梗柞成林薪蒸蕪刈遂令餘子碌碌之輩亦
預諸公衮衮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鈍質忘在彼
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畫幕謀雖俗吏
刀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子灑掃應對豈倦

焉

上夔門李帥啟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禰瞻帥聞十連之重切願依
劉若有黃緣以爲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傳自
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藥可醫
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吏以偕桂
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杳終成春雨之離披
漫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類雛鶯學飛之始敢懷跛鱉進

步之心偶侍萊庭獲拜蓉府愧一戰而已北幸再造以
有西舍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鳳遂啟妄圖雖官事
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
雖曰執鞭亦為恭惟某官禮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
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源楊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
滄瀨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
賢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削而三獻
儻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獲聞善服膺於函

文樞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
密依巫峽之雲

上四川挂制帥啟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茗幙綴員厦屋有萬間之
托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搢紳
聞風而起身繫鞅而下拜舉將踴躍以赴功負弩矢以
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鴈之可無
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廟廊元老碩德屹隆於泰華修名

昭揭於羲娥撓之弗濁澄之弗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之高風蚤膺多士之選掄深結
兩朝之簡注粵馳驥駕即剖菟符既寬黼屨之憂旋任
繡衣之寄帝曰臯陶作士果消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
公于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
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荆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
褒斜有賴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
而陟松階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緩和靖重之

兼全與夫謀慮廉直之數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
之煙惟梁益在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
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脩便覺關山之響撼扶杖一見
人心此所以歡忻挾纊片言士氣斯為之鼓舞佇聽銘
旗常而銘彞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
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為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嘗次
閭籌之議摘山充廐謬塵臺幕之賓適來省於家闈乃
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繞寒枝正切
鵲依之思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

上四川鄭制帥啟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之
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難縻
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他就恩門曲徇分地知
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為羅士之事人以身委質榮辱
實相為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
歸欣若有向闕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

臨路覩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
加辭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歎慨良勞携諸吏以
崢嶸欣愉迺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
知其主以信其賓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舊抱
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穎見謂庸庸瑣瑣
徒勞於州縣不能磊磊落落自取於功名憑籍家庭僥
踰仕宦弗播矧肯獲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
書之積譴依棲萬里荏苒五期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

不遺於尺寸比搜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
無蓬島之緣若爲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槩熟親詩
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枰碁之適顧綿力未殫於毫髮
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正還朝固竊喜屋烏之好詩吟
出幙詎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
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盧失義易介
石之訓鐘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
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勲蓋堪輿屹成明

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
自爾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
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闕雨雪之久勞遂頒晉康侯接
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闡翹材館鄭緇自得於
青氈坐政事堂周袞方歸於黃閣豈特士夫以周韓公
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幙府之遊何幸么微嘗
蒙料理况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馳驅是雖未既於趨
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駕
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嘆

劄

銓曹白權卿趙左司希老劄

某疎愚獲以列曹祇奉清尊條教蓋疇昔所願而不可
得者區區輒有稟忱顧如某叨塵過分本不歷謁銓之
苦特自十餘年來每因契舊誦言其苦如小節之不圓
皆爲吏部書鋪等控持率重其費若雪罪犯者栽培傾
覆固所自取姑勿論可也特其間有當察者或仕於勢

要之鄉不合其意以當權而劾之去者却可憐憫前昨如曹生之陳詞觀其案牘已參部十餘月矣前後射缺轉轉不該皆殘零破落缺爾彼之一狀所具三缺惟吾所予而已某初不識其人亦亮其心在可宥可與之域如外射闕率用指二三而聽所予及觀貳卿所判不以爲然吏抱案牘來問其故則曰侍郎惡其來見嘗觀范文正公有以典銓弗納客爲言公曰不納客何以識其人納之則覘其辭氣因所見而證所聞不亦可乎或又問避嫌之事公曰只爲自信不過耳公蓋寓激昂微權於行法之時今執事權與正同行且即真矣敢誦所聞凌躡以請繼今如已參部者不必再令其聽命於書鋪凡射缺許其具該差合入之缺惟主者點其所當予若雪罪犯則審其或初或再與夫有罪無罪之實權變而爲之處某敢不清心自早至暮服役以聽

與袁守劄

某比日竦聞仁邦君分遣官屬周訪民病藥賚疾疫之

家不覺與衆感涕昨日承傳台誨竊知惻然山崗遺骸
不忍其暴露將焚化而薦拔此其陰德下漏枯朽聞者
無不以手加額及準公文又竊知揭曉舉化然後修伊
蒲會則凡施行具有次第尤劇欽敬然區區迂愚因僭
躡出位以思往年江右旱荒疾疫死者率多淺土聞有
部使者不忍其暴露悉舉焚之往往疾疫又熾因有一
士陳劄乞且廣推加狀阡土掩覆之惠使者從之區區
又記月令云掩骼埋胔注謂懼死氣逆生氣此又闕民
疾苦者之要務也某仰荷民墻愛念不啻手足詎容不
以腹心視邦君苟有所聞不當自默又如梵慧院後昔
號麥地十年前凡流寓於寺及寺近士民之窮者皆瘞
甚亡骸與夫貧族之亡長幼咸在焉近來某請於郡而
封錄之草莽荆木往往將拱鮮可舉者故敢詳悉控陳
萬一台意謂已揭曉不當中輟更望詳酌通融先後有
如榜示修齋以薦拔之者姑先行此却望纖悉分付吏
卒遍走羣崗檢拾暴露之骨使不為烏鳶所食其已瘞

於土者寧無露版廣與加土繼此仰乞增修舊阡如向
來已有漏澤園今容可遍於四關外訪求閒曠之土紉
為四阡則民生死皆囿恩地又自今始

與南劔五縣免上州公劄

某竊惟州之於縣脉絡相關情孚意親庶可逃責某承
乏此來適繼彫瘵堅苦刻厲指水盟心願寬催科究心
撫字視事半月未見端緒吏白前比合請諸縣將帶錢
銀赴州稟議一則冀償舊逋二欲面詢民間利病至如
版曹常賦一日不可緩今諸邑拖欠山積當此用廣事
殷彼此各以體國為念可也諦思近民之官不可久出
一動百費非徒無益而已是用權免詳具公移竊幸體
諒郡計赤歷所籍協維應有合解錢糧並望盡數發來
應此垂罄若徒事循習恐難私徇已斟酌限期務在寬
而有信信或不守責有所歸

回趙憲劄

茲怙下體菲葑之盛心薦有塵牘信學諸生蒙被教雨

鳶魚飛躍孰能禦之積弊已稍更張生員亦頗增益然
貳車不欲任提督之責司錢糧者雖委請而未敢就更
惟終惠囑州郡力勸勉之昔素蒙齋持憲節嘗謂教失
而後有刑明刑專以弼教設是時風厲諸郡庠舍勸孝
弟崇有德所以舉刺必及於教職士民各勵以著業而
使之無訟執事儻廣斯意於九郡多士之幸也

與郡守求免香林渡劄

某不避譴呵輒有對越不愧之懼仰溷聽嚴某踈窳末

學叨躡殊科動息省存若恐弗稱故自勉飭凡有可以
推已及物者不憚苦勤謂如已之同出則莫若宗親其
近則莫若里黨固難於恣化之以為善尤不容於坐視
其不善昨本生父迪功所居之近曰香林黃固渡其渡
前後皆里黨之不知書者買佃於官謂之不善可也甚
而宗親互相爭奪積年訟訴胥徒視為竒貨每利其有
爭奪之私故爭而得之者月增渡錢以啖有司日虐民
旅以飽所欲間有弗堪其取則來往聚衆互為鬪敵百

十爲羣或者每有殺傷之慘其地距城三十里初謂四
達衝會之渡邇詳訪問乃知其爲山路私釐私貨之所
必由也或州縣禁絕之嚴則負販屏跡買渡者取辦於
鄉民以輸官爭欲嘯呼一鄉爲之騷然有人心者其忍
聞之某去夏濫叨小壘惻然於此因審聞前此士民陳
乞放免官渡如上饒之古良玉山之宋村皆可援之以
請又念納官渡錢歲增至此十倍於昔不敢求其白與
放免因計其月輸錢會凡十四千而已乃假貸於親戚
得十八界官會一百四十貫具劄控陳於前政府判廳
以十個月錢會預納於官放便民旅鏤榜通衢遠近利
涉意謂到官搏節俸餘嗣而代輸永遠放免雖非羣吏
之所樂然實可以消鄉里未形之患不謂罪釁稔變遽
以憂歸今茲所納官錢月日已滿又承東府判廳督趣
復令幹人具狀再輸四個月矣胥吏觀望脫押文移弗
照案祖必欲拘納見錢如此則是官司未知放免民旅
渡錢則凡歲捨舟月捨錢日捨水手之費固已皆自己

出不但徒費而無益竊恐昧者將以爲占買坊渡反以
貽謗謹具公劄連黏昨來僭越所鏤放渡榜帖在前欲
乞化筆差清強官前詣地頭密切體訪稍涉欺誑甘俟
朝典儻如所陳則乞使府多方區處或與根括廢寺田
畝撥抵此項渡錢否則出自矜惻明諭賢貳幸宛轉申
上所屬監司特與蠲放此渡官錢不特一方受綏靖之
仁而四遠被通濟之惠某與姻族弭患實拜二天無窮
之恩千冒威尊下情不任戰慄竢命之至

與江東憲求罷香林渡公劄

某少蒙義方稍有趨嚮義之一字動息體認大要只是
隨事度宜故以之去民之害就民之利特在以勇爲之
而已某每見所至民旅受害未有如河渡之甚某本生
父家居上饒香林黃固渡乃山路私販必由之津前後
紛爭者月增官錢以啖有司日虐民旅以飽所欲胥吏
樂其爭奪之名變轉賣弄率不過困民旅以取償中間
不堪其取者呼嘯羣聚或至激成殺傷之慘某私竊感

情將請於官府而罷之前此亦有諸公義舉之例終有所沮未決於請去歲因叨小壘抵戍之日慨念茲渡之在隣里欲消弭其未形之患問其月輸凡十四千即捐已錢凡百四十千代輸十月鏤榜四散放免民旅渡錢迄今係某家捨舟及篙公撐駕當此水涸之時則爲輿梁以濟往來四遠俱受其利鄉井萬目非徒榜帖之可欺也某雖以禍患而歸初意不敢不續邇者聞貼丞廳催錢即以十八界楮再捨納四箇月蓋權宜推己方將有請於公府爲悠久之利不謂胥輩明知本家捨錢放渡之久故行脫押文移必欲拘納見錢竊惟向來民戶感河渡之爲害請於官而蠲放者皆有可考昨來係捨錢輸官及是則請於州郡又請於倅廳終被胥輩沮撓反復使不逞欲破壞義舉意在仍前買佃謹具公劄連黏往時諸邑蠲放官渡得於所知者數處在前欲望台慈惻然垂軫某憂居代輸捨渡之難特出化筆徑從使臺蠲放追究吏姦而鉏絕之仍乞行下本州鏤榜四遠

多行曉示通知永永不許吏姦賣弄如此則往來之利涉可久鄉里之後患可消某當僭躐紀述刻之堅珉以多仁使者之大惠不然則吏姦必行某中輟退聽一從公府召佃第恐放免渡錢之久忽又買佃拘錢民旅不堪他日或有意外亦費有司區處故併及之

回何宰劄

吾輩惓惓所欲相與究竟者大率中庸論三者廢一非學蓋致知居四力行居一不倦以終之者也大凡善學非但讀書也動息於事物上體驗先凝固吾之道體而後於應酬處靖夷此心不增不減付物自然而密布經緯以處之致知精而力行一也夫如是則是是非非之理昭然而無疑是底終於是非底終於非物不能遯內外交相爲養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養心則和平治身則正直推之天下國家直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此事蓋吾輩所當充拓者某動息恐懼願得一同志者共究竟之庶知治心難而治萬事易也

復靜春先生劄

某去春扶疾僊力具稟酬續幸徹書月之光曠問又如
此惟有山仰朝夕以之章兄此來忽被訓染莊誦欣沃
如拱函丈顧念儒先凋零賴有格言要論家侈手澤之
藏今茲三先生翰墨愈久而新先生不鄙其愚賜藻筆
發揮之寵因其已言而暢其未言渠渠下教圭復珍襲
詎止一感字所能既益數年彌高德彌卽有衛武公淇
澳之美播之文章形之私淑俾皆有切磋琢磨之益錫
類氣象殆陽春生生之功也某倚盧待盡籍庇苟存杜
門教子姪媿於學問未有所得非師誨何賴前時令壻
三桂堂記率爾為之用老氏語起不是端正說話何不
蒙裁其狂斐耶今僭削繁更求批教至禱至禱令子壻
俱留心道義者也惟守吾孟子仁敬忠禮之誨橫逆則
不足卹區區衰朽之蹟倘有寸進敢不常在下懷

慰李秀岩劄

某伏自東語分以來塵勞憂以度日中間病丐祠廩迄

不獲請得麾而南亟罹罪罟六七年間瀕死屢矣獨荷
先椿庭記念提獎之過某迹踈心親食息夢寐知爲大
門之依前歲獲交書問扣問賢者動靜之誼深切敬企
滿謂孤惇之迹吉月而後一介之恭去冬至日忽叨恩
除再辭弗俞率爾出亟欲抵此修由衷敬謝之擯詎意
慶門變故出於不測先正秀岩貳卿先生遽爾奄棄榮
養聞訃不覺手足爲之痿痺涕淚爲之迸漬嗚呼痛哉
天喪斯文後學其疇依哲人云亡邦國之殄瘁益甚矣
追惟疇昔木天晨午從容警欵於丈席之地所提耳諄
怛勞謙不翅父兄之於子弟此時此意每一言之滿室
老稚爲之泣數行下况於汲引嘘枯靡不用其至如之
何不驚悼痛絕也諒惟尊契兄純孝天鍾罹此大變何
以堪處孝思奈何痛當奈何呼蒼蒼兮胡不仁君實輩
人胡不永壽然公休植立吾黨尚竊望之強加餐粥以
當大事某下情憂戀無任至禱某謬悠此來十二日甫
入對世事無分毫之補思見如先正者願爲之役而不

可得噫嘻悲夫尚忍言之哉謹撥紛遽西向加拜瀝忱赤以吐慰唁不能爲儀將之以香炬而已惟白之几筵幸甚

回南劔天寧老劄

比幸以假收勉承臺命屈主教門磕著撞著出一頭地見謂當仁然而這般鋪席近來難爲開張未免驅入闌籃爾却要鐵脊梁打硬修行庶得羣魔爲之歛避吾師點頭否區區老懶已辦林下心面壁坐四年了忽被廟

堂捉將出來強苦作屏正欲尋行方便罪苦業障乃以憂去空費一番將迎畢竟是自家不合破戒出來悔已無及昨荷懺悔先几又承杖錫遠送未遑布謝而乃先問愧甚愧甚叢林中只宜設澹供話淨裸裸赤灑灑無可把達磨禪師西天取經來智海道不合有經吾師遣問乃有禮物送我殊非初意荔柿謹留以奉先几餘悉責付來价矣今後認取前項話頭若更犯此戒令別當判斷這個公案不得執著免被野狐出來煩惱殺人請

細參之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榘埜集卷十

宋 徐元杰 撰

記

明善堂記

大學之明明德必曰止於至善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足以誠其身孟子又述中庸而言之何哉蓋子思傳孔子者也孟子師子思者也誠以賢愚一致可欲之善本同也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子

思孟子可見矣故人無有不善而氣稟之殊分所以有善有不善者特覺與不覺爾通書語人以誠無為幾善惡是堯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堯舜之中與人同世之人心用而道心隱者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一也東嘉鄭君應龍所居之堂扁曰明善非直為觀美也揭本心之善以視觀省也余往歲校文是邦得君書卷次於首選知其為純實之士乃既識之相語以善屢矣今扁斯堂亦既明其本然之善豁然太虛湛然止水外物不得以動其心益加學力而求造義理精微之極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何公卿大夫之足慕哉子別數歲以文藻之彥進武勇之爵因是以階漕牒盖汲汲然副其父兄責望者在是要亦堯舜孝悌之寓也雖然士方窮而獨善其身利達則聽之故其達也必能兼善乎天下如屑屑為祿計則君子之所性汨矣何以謂之善然則為明善者當何如以大學之物格知致

心正意誠極修身之功用以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正篤行之規如是則孟子所謂可欲之善將進之以充實光輝大化之域而皆所自有者也明善之驗蓋如此子求余記辭不獲已納約自牖因其本善之明而寓朋友責善之道故詳複以告子其懋敬之哉

永豐縣仁政樓記

仁政樓者經界圖籍登藏之所也經界顛末湯侯紀之悉矣樓既成邑令何君克忠復屬余以記奚用若是贅

哉雖然令之心甚仁令之慮甚遠也古制久壞修復良難版籍實繁豪強惡其害已多術以去其籍詭寄欺隱文不足徵常賦失額泛泛然征督於民由是令之仁心不得達救過不給鮮克有終類有邑不可為之嘆是豈終不可為哉善為政者非必人人而說之惠而不知為政特小惠耳仁人心也為政以仁因所利而利之脈絡相關孰有甚於賦役不均之病豈容聽其痿痺不仁哉前乎魏令開端而不及竟踵其後者欲舉行而訖不果

吾令始至慨民斯瘼如已隱憂相與語於交際之初蓋
益有志於版籍之修明夫剛毅力行近仁令之勇於有
為眎事兼月建白當路邑人合辭而請於郡郡侯慨然
從之令與士民出入阡陌殫再歲之勞以訖事書政既
成矣籍已具矣衆謹曰是不可不壽其藏也於是相地
於縣樓之左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蓋毫分無擾於民是
不惟民歡樂之令亦樂之矣以六鄉五十一都之眎五
百二保之衆正副砧基之有簿不翅以千計峙斯樓貯
斯籍也司存可久不容以湮沒也告諸來者知斯樓為
仁政之樓必不肯行不仁之政而覩顏於斯樓也必不
肯易而為游觀憇息之地而甘心於不仁也令之欲專
紀者亦若斯而已雖然令之心不以是自己者也蓋嘗
曰經界未足以盡仁而行仁政者必自茲始若夫充廣
之功則學無止法不敢不勉令亦可謂仁且遠也已矣
余喜其事之濟嘉其仁之驗幸斯邑之得賢也於是乎
書

金氏三桂堂記

元氣肇判人位三極之中為萬物之靈萬物皆於我乎
備樂莫大於反身之誠何者足為我之累富貴在天澹
然無容心可也問學則不然盡心力為之不至聖賢不
已古之學者專主於為己其用著於成物今之學者徒
急於為人其弊卒至於喪己可不謹哉吾孟子學孔子
者也天爵人爵之辨悉矣世之修天爵而聽人爵者何
寡歟故以小而害大以賤而害貴舍梧擯而養楫棘者
滔滔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每枯亡於旦晝之所為而
夜氣不足以存其去物一間宜矣吁吾孟子誨人以學
問之道必曰求其放心指人以有貴於己必曰求其在
我諄諄切切委曲告語其要則不外於克吾愛親敬長
之仁義蓋以人之為入所以立天地之心者固如是夫
南浦金君隆義方教階庭玉植蔚乎森聳祖孫三世唯
諾一堂堂前桂芳鼎鼎品列此三桂堂所以名也此唐
人科目所以儼也此西山夫子所以播之詩也此靜春

先生所以有冰玉切瑳之益也師友淵源所漸遠矣爾
父爾子格物以致其知制外以養其內外之榮悴莫不
有時羣葩春妍萬葉秋脫金飈掃蕩之後屹然芬鬯於
巖竇之間也桂所以有似乎君子也故桂之貫四時也
桂之止於下而漸於上君子之學亦無止法也居是堂
也婉容愉色和樂怡怡上以奉靈椿之老下以發桂枝
之榮其為學也身必三省道必三貴取友必三益此古
者所以為己也其推己也文必三德教必三物扶世必
三綱此成己所以成物也學君子之學者以此講貫以
此體踐言行為壇宇敬則其基也文藝為技業德則其
根也自敬厥德徹上徹下栽培滋沃力到功深人盡而
天明時至而氣化幹茂而葉敷三科登唐三傑用漢植
立為三代以上人物將見榮三釜養而吐詩書之薌卻
林不足貴燕山不足多詎止一門三秀而已哉金君名
衡字平甫一再貽書俾識厥事某何人而敢當此辭弗
獲姑誦所聞告之

廣信蠲糴記

食者生民之命也謀國者重民之命所以壽國之命也漢蕭何給饋餉首入高祖以養民之一言鄧禹說光武於軍門亦莫急於救萬民之命自古名臣佐命興統先務所恃大率如此聖宋以仁立國重在本根雖艱難多事之秋撫養百姓不容一日緩國祚靈長實嘉賴之軍興以來調度莫繼和糴非得已也曩闕折不聞淮堧京湖菽粟被野百姓窖藏之外樂與官為市沿邊屯田積

穀又足以補餉之不給初不以糴運為勞自敵人孔熾邊境蕩折於是專仰糴於江之南官吏皇皇咸負不辦之憂田里始焦熬矣然兵以衛民食以養兵量地而權其糴瀕江帶湖之郡國固不得以辭其責廣信一林麓區爾土狹而人稠灘峻而湍激樂歲常病於斗直之踴公私交困於舟運之難士大夫寓於斯鎮于斯密邇徃來於斯無不為之同心朝廷斟酌分派視他郡亦稍異幸而天漸悔禍斥堠向清年穀屢豐糴事可以少搏故

亟弛斯郡之糴數於此可見不得已之初心矣淳祐改元先弛永豐玉山三年又弛鉛山上饒既得吉衆懼曰是邦侯懇請不憚再三之力也侯曰不然敵之貪暴自速滅亡吾君吾相至仁一念上通於天所以弭敵國外患者法家拂士之言實行焉爾鄉達有若都承韓公從容經筵鼎鉉間思粉社之饑由已饑之爾隣壤有若檢正陳公知此邦尤悉相與建白廟朝懇惻而未已爾棠陰遺愛有若宥司袁公加惠茲土抑亦知無不言然則此邦受此惠知所自來矣一日屬某書之夫蠲糴不必書也然由四邑而盡蠲餘邑由一郡而盡蠲他郡彰既往而圖方來此仁之充無窮不書得乎侯鄞川趙公以太府寺丞出守云

洪慶庵記

俞姓本系出周厲王春秋時為鄭公族自莊公六傳至文公娶於蕪生公子俞彌姓始於此為河間望史記有俞跗漢有俞春晉有俞縱唐有俞文俊後益衍茂處於

抗歎嚴艱莫可盡考故宣義郎賜緋魚袋諱某字國卿者偕弟某事親以孝為鄉間所稱某字通父以咸淳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葬金吾山下柳屯田故居之側築屋而庵名曰洪慶有永平鄉田六百束以贍庵守有周安鄉田二百七十秤以奉祭享每歲寒食主祭者率子弟各執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奉先之孝於是可觀矣夫孝也者君子所以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也方前人之生也凡可以惠其後無所不用其至則後人所以祭祀時思者當何時而可已也為士而貧猶將求仁者之粟以共其薦矧家道從容生理優裕既無一而非前人辛苦之積奠豐居而悽愴食膏腴而烝嘗此庵宇之不可不設而贍塋田之不可以無紀也古者宗廟宮室所以嚴宗祀之地天子諸侯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繅以供祭服猶曰身致其誠信而後足以為敬事神明之道下是則又當若何而用心哉夫昭明焘蒿悽愴所以聚百物之精而為神之著者皆魂氣之無不之

者也孝子慈孫誠不可以不嚴其祭而祭則不可不如其在將祭則禮備既饗則樂成樂之與哀常相為半而濟濟戚戚庶幾其恍惚之與交秋而霜既降非以謂寒也春而雨既濡則猶將見之矣吾平居暇日修身謹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本之視聽言動勿非禮之仁達之洞洞屬屬如勿勝如將失之孝念之發動不容欺徹上徹下毋不敬也何則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祖考與天地同其體吾身則祖考之遺體也行遺體而不敬則不能以天地之心為心其與物相去不遠矣是故禮莫大於孝孝莫切於正其家禮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身者親之枝也故枝必固後必善主必端三者禮之本也吾誠念夫枝必在於固則方寸造端所以培植根本發達英華者益當為顯揚先烈之計誠念夫主必在於端則儀刑有則所以肅雍閨門綱維婦道者益當勉為清潔蘋藻之供誠念夫後必在於善則詩禮傳家所以立大小之教自洒掃應對而達於參贊化

育之妙者益當行為繼志述事之孝夫如是也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曰惟賢者為能盡祭之義惟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而備百順之名祭有如是可不敬乎一或不敬其弊將有假春祀之設聚親族絜妻子友朋而為游觀之樂是則習俗之當戒者也可不敬乎俞氏禮義之家子孫多以文藝名而字某某者尤鄉曲之俊追惟祖烈克念厥紹以時祀為莫大之典顧棧修有庵瞻塋有田由來已久誠不可以無紀也余甫到官貽書至再命識其事誼不容辭竊謂庵以洪慶名所以遺子孫蕃衍盛大者在是而田則散見於永平周安之二鄉又隱然有安平氣象子孫尚增廣之益追念之將至於愈久而愈有光所以明前人之德又以重其家也

秀才方君壙記

君姓方諱子方字正叔早以文名於郡泮襟誼極不凡與余同齋舍一見相敬愛如弟兄蓋方弱冠也君之家

為葛川著姓乃翁桂字萬卿學行端粹少拔鄉薦其文
亦有師法六邑之士多所從游過庭所聞偉矣故鄉校
稱之屢貢成均之名君以戶門早見困於有司在賢父
子純篤畏謹不求直而怏怏半生舉業不過問焉此
余所以咨嗟而莫助者二十餘年間雖數交問顧余憂
患之多酸鼻而已夫士方窮阨交游罕知心亦罕用情
余於君父子相愛不容以辭喙所謂貧賤之交不忘者
非耶區區感念靡日不問動靜忽以訃告而其八十三
歲之翁渠渠踵門相與慟者連日嗚呼尚忍言之哉君
娶某氏生二子某某尚幼惟天壽乃翁扶二孤孫俾壽
詩書之脉則君之費志以沒者當興起於將來於是忍
淚而為之書

序

送歐陽竒父序

天下無真學者久矣所謂真學者務內而不務外盡已
而不求人知己有所成則推以淑其家之子弟蚤夜相

與孜孜汲汲讀聖賢之書非徒曰博記誦謀利祿而已
吾之一身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不知其身之大必知
自飭其身自立於天地自別於萬物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苟皆中節也發猶未發非
先非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悉吾身內事也夫苟不皆
中節血氣之私剝蝕義理之正遂遂焉無異於物烏足
以知天地之大哉故真學者見其所謂大身者父母之
遺體父母身之天地也兄弟諸子身之同體也微尺寸
之膚不愛則微尺寸之膚不保也世道既降士不知自
愛身視身之同體忽然焉手足痿痺謂之不仁羣居於
家飽食終日不知義方之教仁者動心於此矣余友歐
陽竒父少蒙義方自異流俗感懷父兄受教之素知自
愛於已不局於一己之私而惓惓於同氣磨琢之事謂
義方相習作古為難父兄不以利遺我而遺我以義者
正望我廣其義於後也與其利而富孰若義而貧世方
競利吾則相勉以義世方欲富吾則自甘於貧文繡膏

梁有時消盡禮樂詩書之澤傳之不衰所以融一家之
和氣陶一門之太平蓋不容以目前論也余相與講於
此非一日矣子以混試東歸訪余於冊府之間語及學
校慨然欲以自修者為教宗族之務其用心仁矣然或
者猶病世俗訾之也嗟夫世有真學者則將嘉慕弗暇
況敢訾之乎蓋士尚志爾卓然不與世俗同流一鄉非
之而弗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鄉者矣舉世非之而不
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世者矣天地之理生生而無窮

學者之學進進而不已譬之種焉耕播耘耔必有歛也
譬之炊焉淘泔烝餼必有熟也余昔師克齋陳先生曰
士用力於學低頭讀書不必問外未有三十年而不大
顯者余記此語因驗之克齋之學果見其身受簡求之
詔祿亦及之而弗屑就子孫科第相踵晚燕迎養之榮
當代鉅卿爭師致之未艾也吁克齋不必問外之訓至
是驗矣然所謂大顯云者猶吾夫子學也祿在其中的
意非必數數然責報於天也余故併及之書以為竒父

告堅子之志行於子之事父兄信之矣

贈張君序

世道未嘗狹也修為在我知不知在人曾參殺人無疑盜金其諸未定之天歟張君才美余識之欺心之事其忍為之諸公信之之確相率而償金世豈真罕知己哉余災患之餘愛莫能助姑書此告之願益以天理自信吁而今而後知不特古有直不疑矣

題跋

題聖宋蒙求後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其書愈多而讀之者愈不能徧於是讀史有捷徑曰史類曰史抄其便於成童之習則曰諸史蒙求然作此書者多矣往往皆歷代事未有及於先朝之典故皆以事雜舉未能循其世紀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編瑤帙藏在秘府世固鮮得而見之若夫國史之會要名臣之言行與夫長編繫年之類皆班班乎可考蓋無往而非可觀之訓然竊慨夫藏書之家未

必觀無書可藏者不及觀幼而學之者又未容以驟觀
至於士習之專意舉業者又不過掇拾事類以便蒐閱
而已徃徃人自編之不復以傳他人一時纂之不足以
告來者吁此聖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建之南
浦徐子復也觀其事類則自建隆而熙寧年而次之類
而偶之聯而韻之章必兩聯每聯必備顛末其為帙也
凡六蓋祖宗全盛時事也繼是而後未及類而子復逝
矣厥子某善繼先志僕僕遠來銜諸袖而出之請題其
左余不獲辭一再觀之嘉其志而屢嘆之我先朝之人
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詳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
亦載諸其下其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何如學者苟
未暇讀長編能求此讀之猶愈於已是豈可以蒙求為
童習之書而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傳記困蒙而
吝童習而荒有書不如無書雖多亦奚以為

題倪仲山訥齋

天地之道默用於不言之表人為天地立心言固心聲

之所發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言不貴多其來久矣
萬語萬中不如一默然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
君子所以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吾夫子大聖人也常
曰予欲無言子貢以言求聖人者也至詰之曰子如不
言小子何述聖人答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警悟所及宜有超詣異時文章之聞性與天道之不可
聞賜其告往知來矣夫然賜亦自知之審終未脫口耳
者也在四科則列於言語而視顏閔之德行殆局於知
二而卒莫超乎知十之地也予友倪仲山學通諸經至
於方技陰陽之書靡不淹貫亦可謂能言之士也每見
其氣逸辭壯瀾翻不倦甚不凡矣且其家世善學得諸
象山陸先生之教其祖伯珍迎先生於山之陽以開講
席先生既書愈高字扁其讀書之室又別為之書訥齋
字余益知先生之進伯珍於道者矣蓋造道無止法高
必愈高而不容於僅足悟道無顯言而訥之一字蓋當
心領意會可以自喻而不可以語人如是則其鑽仰也

顏子之如愚其弘毅也曾子之曰唯矣余生晚學後不獲叩納齋之所聞而獨幸仲山能告以命名之本末也連荷貽言及今數相會諄諄然俾發其所以訥之義退惟荒謏於性本愚於言本拙何足以窺其概抑聞先儒之告人有即其行實而稱之者有就其欠闕而補之者無往而非進人於善也訥齋密邇象山之宮而又登門為最先其聞道也必真的訥之一字其殆即實而稱之者歟今仲山又以易名齋當知易之大至簡至易必然而知之會不言之易而勿流於口耳之歸守不易之易勿膠於事物之變則一訥之妙天地之靜生生之易矣仲山其慎思之篤行之

題余豈潛所藏揚補之梅

此花在羣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葩似詩其屈曲枝幹似盤詰其節似禮其樂似樂其謹嚴似春秋蓋花之有文實者也畫工勘破其魂骨而後筆法能意足意足而後不求顏色似矣觀者當自得之某觀蘭戲題

之後又賞此卷而為之書

題魁星醮疏

暗裏點頭既已顯靈於昔日夢中糊眼豈無覬望於今秋况大魁星銓次名銜而福善主權衡造化爰攜短疏泛集同盟即秘宇以薰修冀休祥之至止大書姓字何殊千佛之名高壓英賢首占萬人之選

題諫藁後

自昔和戎權在我而不在彼則可借此為羈縻之術否則置守備於度外一切聽命於敵誤國之禍當不待智者而後知簡穆公有言責諫藁諄複其辭婉其義正愚也益有感於斯

跋朱文公秋夜歎

晦庵先生秋夜歎之歎與感興篇之感異辭同旨神仙之事固誕而脩然物外意則幾矣吾志於道姑去彼取此不役役而馳不悶悶而移靈臺太虛風清月白至誠不息初何辛苦過化存神不落形體孰為河漢孰為幽

人孰為蒼生之雲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吁知此則知先生之晤歎所以嚮致辭於幽人者其旨明甚

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竇幽閨非人間世真與胷次丘壑相料理曩者趙公不遇為臨江太守過其地喜其心目開明於峽之陰築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僂汝濬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嘗涉峽弔公於公之文惟知

王邑士馬達州温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已為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諗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游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啟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况少壯之相去詎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温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售寸長誠不免乎才氣之累迨夫名與時顯學隨年進馳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

之指又以歎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報其他著述卓
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歲水廟等作又昏闡正義以正
人心粵自少孤事祖母生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
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授徒有塾賑歎有廩濟
早有政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人使猶為之激昂愚嘗歎
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為美新語公浩然剛
大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潤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
斷諛佞汲此洗劔血壯哉是詩有為而發玉山服其高
義至行稱其不至失身匪人良以此歎昔蘓文忠公精
忠大節詞詠善謔或者病之是欲小害大得乎世人謂
士工於文雕肝琢腎鮮以壽終故王揚盧駱俱不得其
死吁此非文之罪也徒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
亦顏之徒顏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
許予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為此邦重汪之跋為
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僊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
不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此峽之清風企玉山

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跋高特進手書孝經

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人之良知良能也特進高公於其教子弄孫之時手書孝經以遺之宜矣公之諸曾孫獨以此寶藏之則夫戰戰兢兢於曾子五遂之敬願相與以此共勉庶不失同盟相切磋之意云

跋俞慵菴詩集

慵菴詩大槩古淡有感發意湯晦靜題之悉矣余鄉曲晚學讀其詩敬其人友其諸孫而審其生平之素故知菴以慵名有安樂窩之風相羊乎榆山烟松露菊間幽然柴桑栗里氣象韓昌黎謂和平之音澹泊慵菴有之矣然則慵菴豈真慵哉慵於外而不慵於心慵於鬪市朝軟紅塵而不慵於登臯臨流之清吟慵於役聲利繫形神而不慵於手詩書以玉其子孫嗚呼斯其所見諸老之典刑翁姓俞名棟字鼎臣世居信之乾封云

跋張君雙瑞堂記

張君先輩賢士也家有雙瑞堂一日見訪出示圖繪諸名士品題悉矣且索贅語余荒拙不足以發之雖然物之瑞其應在人人之瑞其重在己故瑞莫瑞於玉君子之於玉而比德焉德取其足已本無待於外之求君有是瑞而為是圖又有是名什而發之復謙謙然禮下於人若有求所未盡者君何為是贅哉夫瑞已發於君之家不貴彰而貴隱今其奠堂皇而居之藏修琢磨韜光待賈勿馳於外勿惰於內異特才足以瑞世文足以瑞朝廷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矣如是則在己者重物聽命而自應一草木之瑞子今其秘諸

跋黃伯岡西山問答

南浦黃伯岡篤學士也一日來訪出其所與西山先生問答讀之愴然因得窺其講明踐履之正蓋非口耳之學也且不余鄙請贅言之竊聞人生天地間以形氣之身莫不受天地之中人心以氣言道心以理言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總名也堯舜相傳之道允執其中

而已舜之傳禹則有危微精一之論危者氣之易動者也微者理之難明者也精一則真體實踐決擇於人與道之間守道而不變主宰之有其中也子思子得一貫之傳於曾子以中庸著之篇子朱子序發之蓋得堯舜夫子心學之真的使人知問學工夫全在精一千古猶一日也今觀中庸自博學至明辨皆致知之事自四者總會於篤行之一語又力行之不容已知之精而行之一也昔侍先生屢語及此愚嘗曰在書為精一在中庸為知行在魯論為知及仁守皆天地所與之中全而歸之先生首肯故喟嘆書此宰相與勉進云

跋趙忠果公死節錄

士大夫常時豢養富貴及變則顧影自惜烏知有君子哉卿相以阿容稔亂多至失節媚賊司馬溫公謂其曾犬馬之不如而惓惓於沉抑下僚死節者之事讀之每為沾襟夫自一命以上事無常變死生以之分內事也然舍生取義未必無可生之道求生害仁生亦不容於

戴履間矣今以唐之縣令考之薛景先仙為陳倉令死守殺賊而克扶風勇於死而未必死者也令狐潮以雍丘縣從叛至於陳力而不悔張睢陽斥之以不識人倫尚奚以偷生為哉彼均之為令也均之為生也天地鬼神之臨乎前逆順各以類應功罪之著又焉可誣靖康之事滂涕何已忠果趙侯以天胄試永豐橫身衛民血戰以斃其亦不幸而不得為景仙爾彼狐潮匪人聞公之風則不翅鼎鑊之及今邑人廟之朝家旌之信史亦以表異之後且克昌益大未艾侯亦何死之有伊川先生曰自古殺身成仁只成就一箇是字忠果之謂乎

跋日者丘賦庵所携舊序

吾儒志於道義而功業次之若富貴則不足道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蓋以知天命而有三畏故又曰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是豈世俗之所謂命術士奚啻百千若丘賦庵者獨未多見往來二十年無一語不酬由其善人倫之鑒每每自心上起前乎庚辰以

富貴儻來者相告余未免俗為繆悠談後乎壬辰乃叨
首唱出於望表余懼焉今又十二年憂患之餘學不加
進深懼無以報上其不墮於世俗者幾希姑省前繆相
與蔬飯而為之書

跋黃志仁字說

靜春劉先生字其孫婿黃君曰志仁蓋愛之以德也觀
其丁寧反覆諄諄告教無非警策實地讀之為竦夫人
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謂之仁在心為志志者趨嚮

期必之謂也仁人心也本心之全德非外來也苟志於
仁必至於此故曰士尚志志於仁而已仁之實事親是
也謹曾子之五遂死而後已可也吾夫子自志學至從
心所欲不諭矩無一日而非學無一日而非志也無一
日而非志無一日而非仁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靜春於字說之終指之以敬而無失止
堂以仲弓敬恕望之亦曰敬則收其心而不放余於黃
兄亦曰復其本心之全云

跋王君昭所攜厚德說

里有王君昭純實士也篤學固窮家有三喪未舉再言之泣下數行聞者為慟武岡糾曹周兄為厚德說送之蓋將詔襟誼之士而調其葬也雖然余聞之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為人子孫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必稱家之有無隨吾力以畢襄奉慎終之道如此而已祭祀時思怛然於雨濡霜降之日追遠一念與生俱生何有已時此所謂德之厚吾有此身寸膚以上皆親所自出親喪未舉不解衣不交睫不皇寧於食息之頃貧則自賣身以給庸役又從而自提畚自荷錘殫勞而掩其親雖懸棺而窆何害其為德之厚雖然是厚德也得之於天我所自得求之在我勞苦而捐軀陰亦有以相之者燕為銜墓鴉為銜紙虎為殺觸松之獸物且助德況於人乎孝動天地感鬼神雲天高誼之士世未嘗無人皆有惻隱之心卹鄰救災調喪賻葬閭里族黨可以實感不可以文欺喪家之子不顧死亡期了大事何患

無應之者否則悠悠歲月食稻衣錦以等閒視之石崖
麥舟覬一二於千百則是求之於人者厚我之德已薄
豈親之所望於我哉余生長貧苦自幼而喪母與諸弟
侍先翁荷畚鍤僅僅納棺於淺土中近年纔以石掩之
余之家貧自若甫得小壘侍養繼親旋以罪逆其治葬
也必躬必親與傭夫共飲食寢處隨宜而了大事茲痛
祥禪子執厚德說來求余贅語余方有祀事遲遲旬浹
而握筆未遑子頗見訝吁余以是知子今痛心之切

說

紫衣師號說

泐禪師駐錫玉溪亂山中發大慈悲奉藥王教指下有
準醫道通靈解脫疾病厄為檀那所尊禮不即人而人
即之矣顧方打包東來欲正名稱受紫衣師號得得遠
訪求質於余成事不說尚何言焉若猶未也當以忠告
釋氏以無為宗以有為妄認得本來清淨法身初亦無
假於外此行得無着相乎乃應余曰吾奉佛法用活人

書出入人門緇衣世所甚忌未能免俗姑隨施主意俾
正吾名易吾衣上以梯君王寵錫之光下以航藥王普
濟之利因行不妨掉臂耳吁意則美矣如妄想何心經
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吾師以普濟為心有義
色身有我是自身一大病先湏看破求救療一旦超然
頓悟如沈疴瘥不醫之醫不藥之藥長生不老圓滿報
身一體同觀萬法俱會尚何俗之所忌哉會麼貼體汗
衫都脫却反求諸已寂如無

黃少穎字說

南浦黃少穎訪余於野濱示以靜春劉先生所作序說
知其命名之慕蘭非力學好修者不能夫少穎慕東漢
李曇之為人吾靜春發明范史所載德行之純備不徒
贊其名而必指其實師友之淵源如此昔成周三歲大
比興其賢者能者德行居其先道藝則次之藝之不先
於行固也道豈果劣於德邪蓋行曰德行藝曰道藝行
道而得於身之謂德修身而踐其言之謂行大學之道

自明明德之外無他事孔門之所以學文皆行有餘力者實為之君子以成德為行而始之志於道者必終之以游於藝而已不然當時四科之目何為先顏閔之德行而後游夏之文學歟雖然李氏生不偶時蓋潔身去亂者德行純備無待於外宜矣少穎方將以科舉之文充德行道藝而應賓興之求苟能因靜春之言懋孔門之學盡其所以為李氏者蓋修之於家當必不壞於天子之庭少穎其力行之

黃子正名字說

江夏黃氏子初名轟字子震蓋先尊人之命也父子至情願不欲其成就暴厥聲於四遠歟今日者之說以其降之年月日時若胎若坐命幹支納音十有八物之於五行也而金水闕焉火行且多而無水以為濟在人而不燥者鮮矣夫黃氏子反而知其燥也曰天人一耳虧於天者雖不可增名者人之所命着水於名則水於我矣然轟者父命不可改小名若孫亦父命也今而謂之

若水則隱而贊天之所虧顯而依父之所令二者昏不
失矣雖然名更而字不類併與字而更之乎朋友呼之
熟矣我更焉而彼不呼猶未始更也正與震其音相似
自有五行之說興而冬官水正也若水為諱子正為字
便於朋友之呼而不失名字之義黃氏亦善變者也善
變則通通者水之道孰謂其多於火而病於燥歟然則
和與燥在子正之自為不係乎名亦不係乎命也竊嘗
習日者之五行而不信其書者也亦能效其說子正之

生歲在己丑時在戊戌雖有土旺四季之說丑位乎冬
何嘗不水戌位乎秋何嘗不金以余之說則全之者子
正也第少不足以勝多則更名字以當之亦是耳嗟夫
人患不知過也竊因子正之請說而不敢匿其懷里人
無小大皆以子正氣不下人為短今子正以受命於天
而得炎上之性思益水以濟之是學者修性揚雄所謂
學行之上也又不敢棄父之命而存其小名之一言是
孝之道也能克其孝而廣其修性之學朝夕不倦他日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
成就顧不轟然而震矣乎雖更其名字未始更其旨意也喜聞人善而願書之者陳某况子正之請乎謹說

黃伯高字說

名以出信信近於義學者因名而維其義必有實以稱其名故幼名而冠字者責之以成人之實也南浦黃生名崧字伯高得得來訪求所以名字之義而據依焉余嘉其有志於學又知其有造道之質問其齒則甫及冠問其所取義則詩之崧高問其所與取則族之伯氏今

著庭之長南宮舍人黃元輔也且子知詩之旨乎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之所以美宣王也嶽降神而生仲山甫者天所以鑒有周保天子而成中興之業山甫豈有異於烝民哉蓋烝民中之賢能出而膺任使者也天生烝民皆有物則特其秉彝好懿德多失於因物有遷之後故曰令儀令色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又曰明哲保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皆理義當然之準學問無窮之功詩人以崧高生賢之美歌之以為未足又述烝

民好德之懿詳其所以生仲山甫之本末蓋山甫之生與烝民之生同一初爾山甫得之為山甫者翼翼其敬而夙夜匪懈也烝民之止於烝民者德輶如毛鮮克舉之也夫莫高匪山崧則山之高且大者子其於此真切而用力焉惟勿自大當有以養其大惟勿自高當有以成其高讀高山仰止之詩必堅之以景行行止之心讀崧高生賢之詩必參之以烝民皆有之則勉焉孜孜培固基址譬如為山一簣加進吾勇往也庶不失乎自下升高之意故曰山甫豈有異烝民哉

欽定四庫全書

棋枰集卷十一

宋 徐元杰 撰

誌銘

王從事墓誌銘

有宋元豐間岐文恭王公珪由翰苑登宰輔賜第開封
族蕃以大令叅錯江浙多其裔岐公生累贈少師中大
夫仲山避難始寓吾信少師生累贈少傅寶文閣學士
正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喚少傅生宣議郎子治宣義生

公與公之伯氏案公少失怙母夫人周氏一意教公學
公亦與同氣刻苦疊疊以興門戶為志辛酉同上計偕
案後擢癸未進士公晚就已丑特對自宜州文學授迪
功即調嘉興海鹽尉邑瀕海盜出沒無休時先是尉多
弛蒐典弗暇顧公至日討兵訓之境內帖息無警告會
朝廷糾民船為戰艦助所至委尉董其事將校與胥徒
黨卒視金有無為縱擒尉亦噤不敢問公力疏許浦戎
長具白臺府謝去其委當路翕然稱賞有檄任必指公
為能戡崇德覈滂秋毫吏不能容增損亭民與百姓爭
縱焚輾轉疑不決下公審究屏文案召隣宿訊之誣狀
無少遁守欲聞于天子有代者規縮成務使人誑中臺
以抨去公俯受如飴無幾微見顏面歸橐蕭瑟不贏一
金士民為序為詩題曰秦溪公論以昭其寃寔齋王公
時方牧吳為跋文清游公九言默齋手澤曰其壻王某
作尉無罪罷去民欲醵送之義不受是可知其所以為
人矣既歸姻故有勉公起者再謂錢橋酒庫庖及兩稔

毅弗往以疾終正寢寔淳祐三年仲夏戊申也享年七十娶游氏以子預鄉貢慶壽封孺人子男四人祖愿鄉貢進士祖直祖簡祖強皆習進士業祖強兩年卒女三人長適進士宋子懷次適漕貢進士趙汝灋次未行孫男二人阿崇阿真嗚呼人不可無所本也公為文恭孫本以詩書之演迤為文清壻本以冰玉之潤澤故在子弟稱其佳在官稱其廉在州里稱其善宜爾余竊嘆老成之典刑不存君子之澤有時而遽斬世祿蕩德紈袴狃習卒以墮其家聲自辱於厥躬者何可勝數公其異是歟公家造府無百步一武不屑至公室老屋幽閒市囂半點不吾賾蒔松樹竹環石引泉清風蕭蕭匝人杖屨觴詠枕漱婆娑其間矧又子孫之衆多衣食之粗足所謂仁其壽而樂其終仕之遇不遇何計哉公諱容字伯如自號林隱蓋澗泉韓公流為書岐公來燕酬唱取詩中語名其堂因以為號云死明年甲辰八月丁酉其孤將葬于永豐縣崇善鄉博峯源附少傅墓左以今奏

院蔡公薦狀公行事來乞余銘孟子曰所為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世臣今亦無有矣可哀也夫銘不得而辭銘曰孝貴無聞竭爾勞兮庶勿求知堅所操兮仕雖不達退則高兮

浦城陳氏墓誌銘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敬世降俗末為人子者狎恩怙愛鮮克知敬流于不孝之歸多矣婦人而純乎孝又持之以母不敬之心顧不謂之賢婦乎夫人陳氏諱

某字三山名宦之後也因父鳴道游學南浦受室而家焉夫人之生也蚤閑姆訓克勤女工姿識不凡動中儀則其昆弟福慧皆不及甫笄歸章君表上有難事之祖姑恪勤小心贊厥姑謹事之迄以感動及久疾藥侍膳惟簞廡後咸服焉祖姑沒以所事者事厥姑姑嗜佛書不預家事夫人性澹然所好雅合盛年而獨寢處姑婦焚誦蚤暮合席相敬愛如母子五十載如一日奉先饋賓羞膳必躬處中饋率有條故臧獲咸得心力親族里

開恩誼浹洽語婦德之賢莫不以夫人為稱首也如賙
貧卹老濟急拯危力到無靳心聞人有善則勉其夫以
訓子孫見其夫有為善之意必贊其決不容緩其所甚
重者義方師席之設凡可以相其君子而成其志愈老
愈不倦而家道日益昌滿門皆觀上國之賓往時東朝
慶禮厥姑年邁八十以已沾登極恩加賜冠帔夫人偕
章君表俱初品表晚年為佚老計乃均家事于二子偕
夫人更迭就養焉惟中雷先禰之祀終其身親供之姑
沒久持齋不忍釋感疾年終于辛丑孟冬之月享年七
十有三卜兆于縣北七里之潘原山從治命也壬寅小
祥越四日丙辰窀穸訖事扁墓廬曰慈雲堂昨所曰禮
亭二子某某三孫皆待試春闈一女適迪功即趙一孫
女適修職即趙曾孫一人曾孫女四人尚幼越明年冬
孫不遠數百里而來銜乃父之命愴咽而請曰祖母孝
敬一生宜家之寔是不可不書也願為之誌而遂銘之
余不敏曷敢僭辭避弗獲敬撫其所請大槩而為之銘

銘曰人之孝行感通神明世降俗薄鮮克敬親男子尚
爾况于婦人惟是淑德歸章自陳凡五十載甘其苦辛
相而君子家道孔殷椿桂郁郁芝蘭詵詵力行好事鍾
福滿門源源慶渥生死哀榮佳哉潘原之山千古為陳氏墳
贊

魁星贊

頭髮蓬鬆形骸卓縮瞋目怒眉拈手弄脚會看一踢北
斗翻恁時與我露頭角

復齋陸先生贊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
學者詳縝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
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于鵝湖蘭若相與辨論指歸
迄今祠像在焉謚文達贊曰德積于中一襟和氣學雖
精深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韓韓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
已

刺史祝公贊

公名可久字德父居旌孝鄉之石塘從寶學劉公子羽
立功西陲官至貴州刺史父沒不仕從容里中樂于為
誼與弟可大作鄉校招名師以訓學者有馬永卿六齋
銘又為義莊族之貧者計口給粟衣其寒藥其疾殮其
死皆親視之從兄某仕高安夫婦繼亡男女俱系公單
車持護以歸悉令得所昔人誌墓為詳贊曰凜凜誼風
磅礴桑梓解衣推食周其生死急難在原單車千里青
青子衿德公不已

呂伯恭贊

先生博極羣書悉為訓釋學識言議為世宗師壻于南
澗韓公之門嘗與晦庵諸公講明斯道於鵝峰精舍雖
天不假之年而令名可垂千古立祠繪像迄今儼然贊
曰蒐經微妙發聖精華文脉兩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
南澗供藻玉映冰清千古不老

資政劉公贊

公名韜字仲偃其先建人幼侍父館于石塘祝氏後登

第與祝世姻官其家數人靖康之變召為提舉京城四壁敵素知名屢索之時宰以割地使踰月軍前遣韓正諭令北去以保富貴公曰有是哉乃貽書與其子訣仰藥自死高宗即位詔曰劉韜能死節不為敵用可追贈大學士特進謚忠顯事見國史贊曰石塘之湄白雲俱飛培植大節臨難不辭忍汗腥羶甘死如飴松栢有心歲寒後知

宗丞虞公贊

公名大熙居布政鄉之新塘自幼與兄三人力學相繼擢第居家以孝悌聞立朝以名節顯熙寧間古靈先生以治經有行端方自守不苟于進薦之于經筵以備臺閣之選贊曰地靈人傑華萼相輝經明行脩結于主知校讎閣光動青藜駸駸華要隧栢風悲

少傅趙公贊

公名士初字誠甫鎖試第一易文階歷官至元士司外宗累封少傅初為永靜軍兵曹直寃獄守頗怒久之果

得寔守慙嘆曰微君濫死之寃吾能逃乎知河津縣時旱蝗餓殍盈野公欲權發御前封樁之廩以貸丞執不可公曰冒專職之禁失撫字之職等罪也吾民苟活身何足計乃擊鑰發米類甲請貸秋稔相率歸納其厚德之事不可勝紀八子相繼擢第握麾持節有至次對者亦陰隲報云贊曰若水平寃堯夫發粟惟公之賢能踵芳躅活人孔多其應甚速厥後熾昌以永福祿

丞相龐穎公贊

公名籍字醇之魯人祥符八年侍父格為邑征官距邑三十里得崇壽精廬率同志肄業足跡不入郭有靈芝產梁間後四年登第歷清要相仁宗終始一節為國元老薨贈穎國公謚莊敏事在國史嘗為崇壽院記紹聖二年尉方來案立堂祠之命曰經綸贊曰嶽瀆之英國家之寶精舍藏脩梁毓瑞草妙蘊經綸得時行道終始一節為國元老

汲古賈先生贊

先生名逸祖字元放邯鄲人好古博學嘗應詞科寓縣之天王寺室如垂罄安貧守道有半隱齋笠澤陸公游為之記大意詆漢魏以來以隱欺世者而高先生薄富貴羞勢利之風今縣北十里有墓東里趙公蕃題之曰有宋詩人賈元放贊曰終南少室捷徑誰欺先生之隱真情所為模寫物象尤工於詩放翁之記章泉之題

傳長者贊

長者名鎮字子玉居邑之東洋應進士舉會舍法行不忍去其親桑所業歸養尤樂於義歲歉率先發廩濟之饒信飢民入境居者給粟行者裹糧後遇凶年遂故事青苗法行縣多繫逋民長者悉捐錙代輸民盡得釋又嘗一新邑校里開皆稱長者紹興初寇兵焚掠至其家三舉火不然首領後至曰是傳長者家舉火者緘其門而去贊曰土苴軒冕圭璧綵衣高誼薄雲知無不為此然仁門寇不敢窺長者之稱名以實歸

嘉遜趙公贊

公名不遏字茂中自幼有聲能文登進士第初為清湘令請以所增之秩封其母孝廟褒而從之居鄉無異韋布不持氣凌物不屑意貨殖訓子弟以禮法勿撓寓邑置兼濟倉冬糴夏糶直損於糶時里閭德之繪像勒石祠焉慶元間州狀其事于上詔除直祕閣以示旌異繼陞華文年八十餘終于家贊曰孝之與誼惟公獨全粲粲禴霞續續炊煙賀白之文間平之賢天賜以壽嘉遯丘園

稼軒辛公贊

公名棄疾字幼安其先濟南人徙于邑之期思靖康之難朝請公累族衆不克南渡常誨先生無忘國讎紹興末敵渝盟乃與郡豪耿京糾合義兵二十五萬以圖克復高宗勞師建康亟入條奏大計上偉其忠驟用之會逆寇攻剽江右先生毅然請行衣繡節制軍馬期以一月盪平果如其言晚登禁從所居有瓢泉秋水諫藁詞集行於世贊曰摩空節氣貫日忠誠紳綏動色草木知名陽春白雪世所共珍秋水瓢泉清哉斯人

曹子至父喜神贊

肖天地形元只這箇得我同有要你什麼本來面目冷眼看破
動靜靜非爾非我相對長春燥濕水火爾我俱融無不可
行狀

準齋先生吳公行狀

先生諱如愚字子發臨安之錢塘人家世以積善聞至
武翼公益茂厥鍾先生生而岐嶷骨象異凡兒武翼居
閒垂二十載篤意義方擇名士為師課書一覽成誦輒

通曉大義甫弱冠于諸子百家靡不究竟一日忽厭喧
雜往居城西別墅捐絕世慮凝然寂然未踰月頓有所
悟自是留心清靜寂滅之教凡三四年傳燈有節莊老
有解將終身焉已而言曰繫辭言易無思也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吾道之大體用兼全何必死灰槁木獨善其身而
已乃棄所學以孔子為師賦詩寓意有云踐履不加功
虛行豈為道有体必有用辨之所宜早成已以成物斯

殊佛與老定省餘閒刻意經學所得日富世味澹如不以仕進之為念武翼年及告謝乃乞以澤官之先生弗知也迨寢疾始語之故且勉以仕補承信郎中吏部銓調福州連江縣監稅故例山貨至有抽解名曰呈樣又有合收稅錢不附赤歷者皆稅官之利先生悉禁止無一毫之私商旅皆願出於塗課入盈衍處同寅間推誠相予和而不同邑大夫深敬之訟有難多所資倚先生不察察為明每以理義開曉莫不感服邑有訟事願委之先生部使者訝之問其故咸曰連江縣政皆吳監稅相贊剖決民自不寃由是當路交薦以為可備知縣縣令任使舉詞類以清正廉介公平明敏稱之新南安教林君益嚴精場屋文既收上第來攝簿正愛敬尤深一日治具招先生以所著私稿與得之師友間者類分臚列相謂曰公天分高踐履寔天將畀以大任不致君澤民不已局於右列志不得施願以衣鉢相傳一第直恩子耳先生遜謝之又曰稅務多善書吏縱不屑科舉漫

錄以遺諸即可乎先生終弗諾林益加敬聞者歎服再
調平江常熟縣戶部原塾犒賞酒庫整頓規矩總其大
綱盡革異時苛瑣之政課入由是整辦庫隸漕臺六十
有四大半西班居之間有弗謹厥職自貽伊感者徃徃
逮繫日至於部使者之庭惟原塾舉職趙公伸夫深嘉
之檄入幕府延見進禮俾督諸庫先生終辭焉乃以潔
己好學不凡薦于朝備陞陟任使既解職時吉安人年
踰八秩謂不當驅馳就養以榮其親遂不復扣銓杜門
里居共子職惟謹研究理學多所發明雖所守堅定未
嘗請于人有欲坐致者亦不可強然聲華旁暢自不容
掩登朝之士與上庠名流四方學者過從日盛車輛盈
門先生莫能拒當國者不能無疑乃遣都司之親信者
詣先生覘所為既見言動中理惘然如有所失遂傾心
願交焉當國者聞之亦為起敬交游中有相知之深者
念其貧無以養欲白廟堂畀祠廩先生聞而力止之謂
君子愛人以德非所望也府尹雅知敬欲月致餽以示

優賢之意知先生一介不取乃先遣所厚致意焉荅曰
某于府尹有桑梓之分平時足不登貴人門若坐受饋
是無禮也因餽出謁不應遽變所守曷若勿誦之為愈
自是諸公益加敬願為久要交繼是尹京多故人先生
例以前說却之丁吉安憂哀慕骨立髮鬚盡白卒哭頽
櫛鬚眉盡脫閱月復生其黑如舊終喪不茹葷酒既即
吉親朋咸勸以仕先生嘆曰余以父命受官繼以母養
就祿今二親俱逝寧復作是念耶自是磨勘不復循環

兩該恩霈亦不陳請安窮樂道私淑同志扁其室曰準

齋自為之序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準之在天者也堯傳之舜舜傳

之禹以至文武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

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

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齋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

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

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

也居是齋者何為哉或出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特守之以仁則如射行之以義則為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知譬巧則終條理之事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于一身又將準于萬民而同其歸不但準于萬民抑將準于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於名齋之義趙公彥恢雅厚先生嘗奉詔以賢能才識舉端平更化復以行義純固可為師表薦嘉熙戊戌孔山喬公

當國言于上曰吳某兩為筦庫尋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為臣言其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誨道窮理精於著述凡士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英四方之俊苟有志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克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畧無倦容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天下何觀焉于是特授從政即克秘閣校勘先生力辭謂不可出者有五大意謂先人遺澤兩任權征後緣親老侍養無

違從此杜門不仕志在聖經分甘屢隱雖樂有朋之來
每守徃教之戒今歷年之既久貴晚節之彌堅苟貪榮
而復動則是以積年修業工夫為一旦進身捷徑失其
本心矣又謂雖居西班實受父澤若捨武就文是以文
階為榮不以親恩為重有旨不允日下供職先生再辭
云嘗謂易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必見蟲卦之終蓋蟲
之一卦專為幹父幹母而言故至于終推明其義是知所謂
高尚者乃為親而不仕非謂欲潔其身而廢君臣之義

也象以志可則也言之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齋之聘
其志豈不可則伏觀公朝刻上之文有欲識不可得之
褒是以某之杜門不出為可嘉尚今若祇受為一身之
寵榮則得矣其如乖初志何從此奔走公卿之門馳騫
名利之塗豈不上負旌別之盛禮哉奉旨復不許喬公
一再折東相勉曰父澤不欲改易於孝道得矣君命召
不俟駕其可牢辭耶先生三辭云嘗觀鬼且一篇載于
周南自公侯干城至公侯腹心皆以赳赳武夫為言夫

闕睚之化行雖田野武夫雖處賤事而不失其誠敬之心致使詩人美其好德形諸歌詠為周家之盛事然則武夫雖勇豈無用於國家哉某雖居右列未嘗以文武感其心而公朝所以旌別者幸不以文武異其寵是則公朝薦才之舉有光周詩之所詠而某誠敬之心得以常存無愧免且之武夫矣某豈不知君命之不可違然觀孟子所載君命召不俟駕是以將朝者論蓋謂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俟駕而行乃禮所當然今某屢辭是亦終安愚分亦義所當然也有旨吳某重更父澤而就文懇免秘省之列屬高風可尚雅志當從特轉秉義即差監襲慶府東嶽廟任便居住詞曰朕聞德義可尊遺佚不怨自古已鮮于今尤希爾某隱于王城泳于學海朕以大臣所荐而擢西崑之職爾以嚴君之澤而安東岱之祠重違高懷勉從雅志庶國人有所矜式知老成重于典刑孔山論荐之日上問所著何書孔山遣所厚求所著來上先生辭曰未畢蓋有深意於是

先生踐履之寔益孚於人而人益歎晚節之高為不可及侍郎曹公感時分臺察亦以先生荐謂其識見融明踐履純篤經學易數所得尤深特其固守命義難以強之出仕宜遵用先朝召种放程頤故事特賜延見或諮以治道叩以理學必能發揮素蘊進吐嘉言以為緝熙就將之助善類興起豈不足為邦家之光先生居閒歲久理明行修登門之士爭欲得一言以自啟發先生諄切語之不以為憚某嘗取其言而讀之雖愧譎陋不足以知然求其大旨徃徃於道義則自得之深於學問則自信之篤詩書有說大易有傳論孟中庸大學之有解靡不自其心之體認而不敢有隱掣然自為一家之成書其他襍說可以類觀吾與我一也而毫釐之必辨有曰心與身之不同理與欲異也而公私之未辨則不肯遽以善不善為別曰五累則今有形無形者言之而知見之累則以賢人所不免者為戒曰四力則分在天在人者論之而于學力則以為人之所當盡而恃得天之

福忘修己之道者必深警而弗少恕也先生之言語文字固未易以淺窺先生之躬行踐履尤卓然為不可及非可以紙上虛文觀也永嘉陳君昉登朝日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為一編惠其同志臨川羅君愚復刻于廣右漕臺所傳益廣矣然其探賸索隱莫深于易在原塾時書已脫藁未欲輕出始因門人永嘉王致遠之請乃授爻象三十日復以其同門羣請愈力遂出全書一時名勝分刻相先未三月而相畢又著陰符經解尤非學識膚淺者得窺其蘊奧且謂易原于八卦之畫而其實則不外乎三畫之乾因而為三教之辨破釋氏生死之偏推本吾夫子之教使人養生喪死而無憾所謂行乎萬世而無弊也他日論孔孟踐迹踐形之異遂著踐迹說以授王君致遠謂子張所問乃善人之道非但問善人而已迹者寔之著而誠之所形也中庸言誠則形形則著是也踐形者生而知之動容周旋中禮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踐迹者學而知之其於非禮必勿

視聽勿言動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門人九華程煥請事斯語先生又作踐形說以授之至是致遠又欲明中庸大學續解先生為作續序并以要旨一編示之其言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豈異旨哉蓋二書首章一曰明德一曰修道能盡心學則德斯可明知性理則道斯可修學者將以盡心知性可不於二篇之旨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哉先生之於講學每謂不造於盡心知性之境泛泛然惟紙上塵言之是徇非卓然

自有所見者惑也平居又曰塞乎天地者皆寔理行乎萬世者皆寔用惟盡心知性則寔理融而寔用貫天地萬物孰有外吾方寸中者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以是而言易蓋孔孟以後所未嘗言者皆彰彰然顯言之故天地萬物之數多能了達於胸中其交游之密契者凡於吉凶悔吝之兆朕未形亦多豫言而輒驗當世搢紳諸公或即其居而深扣之先生不以告也嘗語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使朋友退

而詳味之某壬辰叨第時坐局者閱月同年多謂某曰
子不見吳準齋乎某曰何人也曰今代之力學好修守
道不屈日用動息具有典刑者也故自號曰準齋而莫
不以準齋先生稱之也因率同年共謁之進見之傾其
色莊其神凝其德容表裏盡如也某生晚學蒙待以忘
年交然某之敬先生又豈敢以行輩自躡哉再月稟別
得其言曰子之心某知之非若祿仕易動者然年歲間
其有臨象之占乎初莫解此亦不敢詰違居起幕踰歲
之八月乃以罪釁而有先君之憂痛莫追矣歲戊戌濫
負班綴尋欲丐外數請弗俞一日往求教焉先生曰子
所請將遂矣第此別後再盍簪也必甲辰之春於是舉
酌別當時合席凡二十士共聞斯語未必皆以為然已
而某之塵勞憂患果不逃至誠前知之道其時諸賢出
處進退凡得於仁人之一言者順之則吉背之則凶今
皆隱之于心非厚誣也先生書眼如月自照其心而了
一身之出處其事親孝其居家理其待人接物以忠恕

權衡尺度毫髮弗少越也脩然環堵之居充然百氏之
書不即人而人即之者何紛如樽酒論文又胡為而日
無虛嗚呼衆率謂京洛紅塵車馬馳逐之間依然見安
樂窩明易之堯夫焉粉華盛麗紆朱懷金之中而卓然
有此心齋坐忘陋巷樂內之癯儒焉父澤終寶之則凜
凜素守之弗渝焉君命固避之而非好高以為孤焉始
也遯世而無悶終也樂天而不憂豈非所重者仁義忠
信而何事乎公卿大夫焉吁此愚慟先生之終而相與
屢致夫今復有斯人乎之嘆焉先生克養靈虛了達生
死未感疾前某謁之語曰余其有阨乎未幾微若氣痞
人憂彌甚某造省數四先生指其躬曰此破屋也先人
之敝廬也風雨飄毀其頽乎命醫如命將拯疾如拯溺
盡吾力一日必葺然支撐莫能起命也得正而斃不啻
足矣四月壬辰夙興命家人悉至卧內豫付後事首戒
二子友恭母隆家訓門人程燭侍疾朝夕無倦容先生
以明心明性二說及孟子毛詩解授之謂致遠丞郡池

陽以論語尚書二解俾燻轉付之閱十日端莊而逝生於乾道丁亥正月之己未卒於淳祐甲辰五月之辛丑享年七十有八元配王氏繼室陳氏先卒男二人宗仁宗大孫某某宗仁等以八月甲申奉柩塋於錢塘縣欽賢鄉西溪之原與貳室同兆去武翼墓百步而近遵碩言也所著書已刊已授之外猶存手藁十五冊或以書問發明義理或以酬唱形諸賦詠或解經析理為之訓說篇目尚多方將編類別為一集以傳武翼在時有先

疇三百餘畝儻金之入日十千逮先生易蓋簣時所存僅二十七畝而儻金十損其一蓋其閒居三十年間凡所以資賓客之費者於此乎取惟知道腴之可味而不知生理之日削尤昔人之所甚難也名要人多從先生游清談終日未嘗一語及乎私間有求致曲於當路者先生色溫辭厲且誨且戒莫不愧服頑民恃先生寬大有負儻佃課累歲不償反以知術相欺者先生非惟不校且顛則扶之死則矐其妻孥無不慚感頑者亦革心

焉茲盛德事非勉强所能為也墓有日二孤請狀其行
於檢正少蓬韓公祥忽轉某曰子知準齋之深其狀之
某曰此非二孤意也况某淺陋請辭轉囑愈力既而程
君來訪達二孤之請辭甚迫某因念疇昔沐愛予甚至
方慨嘆乎今不復有斯人哭之慟屢矣矧狀其行以寔
不以文其何辭於是始忘其僭撫其聞見著述之大畧
書以告當代之立言君子云淳祐四年七月日宣教郎
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徐元杰狀

雜著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至人
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鐵畫某昔守番易今來雪川皆公
舊治有像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南劍到任謁廟文

某視郡三日往謁羣祠禮也惟神英靈陰福茲土境內
垂輯靈其妥乎尚燭此心俾同帖泰庶獲鞠躬盡瘁以

及邦民而報君上稍或間斷則譴逮某勿長弗靖而為神羞

莫趙待制文

惟公宗國之英時賢之粹民庸朝績表表世瑞傳洽羣書有更生之經學飄逸不羣有太白之文思廉靖牧民隱然李勣之長城謙和自持庶幾周公之好士若昔大江以東之澄清愈茂乎玉溪棠陰之蔽芾逮公歸而助鼎鉉之和密從容乎上前以導德意都人喜見乎京兆

之政清今代而有此西劉之趙氏胡自詭左馮翊之一麾遽高乎急流之勇退雙溪風月得公而晶明九里河潤為京之屏蔽其所去也人人之懷思其所至也物物而吐氣混乎寬大之中寓不可犯之嚴毅截然剛斷之餘存有餘味之樂易溫溫乎處貴胄而不驕駸駸乎登大用而無愧上方倚重二難期股肱之勲勞公乃遽感一疾啟手足而長逝吾舊治一氓也受公之知德公之深聊一奠兮共邦人而揮涕

延平書院仲丁祭先儒文

濂溪之教洙泗之遺內外交養敬義夾持其未發也孰
究於體用其時中也孰間乎顯微故念念乎惟中之一
字朝夕乎大帶而深衣天祐中興壽斯文之脉尚此邦
而見之某生晚學後而冒領此邦之麾服考亭之訓既
齊肅而瞻禮于武夷痛自勉飭不敢不祇一動一靜念
茲在茲儼然四先生之參前又若瞻乎濂洛之槩儀况
以四先生之像與夫子序列于書堂之祠歲率二祀而
申講夫仲丁之彝嗚呼濂洛兮我師四先生兮豈我欺
願與此邦之人同為善人之歸

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某學不知體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懼固知鞠躬
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為憚然為政先後緩急
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寔又
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為先學徒惟文行兼
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

目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
為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
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倣先覺之所為乃
可以明善復初此子諸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
不善則今日之為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
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寧比見士友
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知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
愜皆未敢以為善及扣交代則知泮官生員尚且增育
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若不
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怠於教事之為不善矣蓋亦與諸
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
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官之生員又
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
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
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
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

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克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倫之不孝不悌之事，頗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性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已。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為仁之本。為仁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舍君子之道，而或為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閱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勵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末流之弊。

前日榜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廩失
 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
 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
 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為講經一職合與備
 榜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為日習常式一早上文公
 四書輪日自
 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
 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參看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
 會講貫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為常程一晚讀通鑑
 綱目須每日為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一月
 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
 看佳者供賞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關守倅

延平書院榜示

某少蒙義方稍識伊洛心傳之正幸茲假守有先哲馬
 遺斯文教高山景行參乎其前願與邦人共陶禮義休
 風追還名勝舊觀某學謹力綿惟諸儒宗英爽不昧實
 云相之

勸戒夜游宮榜

竊以人者天地之心心者神明之舍能盡人則天必祐
 但持心則仁自存勿謂天高近不違於眉睫當知神在

動如見于肺肝蓋其道則福善而禍淫每鑒乎妄為之
過如古者抑文而尚質相期於務寔之歸而况聰明正
直之祠何用迎引游觀之樂祭非其鬼諂也可知敬寓
乎神遠之則吉仲尼之禱久矣神祇寧容不遜之奢冉
有弗能救與泰山豈受非禮之旅昔惟嶽既形諸哲謂
來朝不降以祥故妄亂徼福者反受其殃而褻瀆豐祀
者徒見其昵不作無益害有益豈可錙銖斂之泥沙散
之苟有先知覺後知庶幾鄉里察此穹壤監此移其供

神者以供父母舍其奉空者而奉祖先追遠則春秋祭
祀而時思養生則朝夕甘旨之意順以孝友于兄弟然
後長養於妻兒本土農而末工商但各守于一業衣桑
麻而食穀粟初不在于多言熙熙然相輯睦于井閭溫
溫乎接殷勤於親戚絕陵犯爭爭之習懲賭博沈酗之
風教訓正俗而非禮勿為公私懼法而為善最樂以是
便可昭格于冥默何往而不感召于休祥舍茲而事淫
侈之娛或者其觸神明之怒自昔吹豳雅擊土鼓秋報

本則惟朴是崇凡今遍市燭滿街燈夜游宮則不經之
 甚喧闐旦復旦管絃簫鼓之迷情往來人看人珠翠綺
 羅之誨盜多少好人人家男女因茲趨閩以蕩心萬千有
 田產富家相與爭雄而敗業此外難盡形于言說其間
 亦寧免于悔尤端的認取話頭前後豈無樣子與其浪
 費擲空花而過眼孰若令圖布寔地以及人推食解衣
 推有餘而補不足修橋補路利涉遠以濟不通各依本
 分以做人每行方便以處己我今為苦口逆耳往不答
 而來可追人誰無善性良心見則遷而過則改愚言如
 此賢識鑒之請細尋思庶圖功實

三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楸枰集卷十二

宋 徐元杰 撰

詩

自戒

震畏四知我畏我知心之所畏天不可欺

館中分韻餞李大著出守上饒

赤城烏府家忠信以為寶當年壁海珍
摘文絢春藻光焰萬丈餘膏馥淵浩浩
梯級丹霄寬聲名日杲杲幾載

造筍班細武歷蓬島恬淡簡世味真實契穹昊興感秋
風尊夢繞春色草有欲為留行不可奪所抱乃睠古江
城姑煩寄牙纛除日出修門驩頌生野老清透溪水寒
明映崑月好心傾子衿青魄褫猾隸早飢歲忍流眊烈
風助滛潦其如來暮何弗起蘇雨稿疾驅召父車增峻
尹鐸堡顧余學獨晚遇李愧弗早茲尾羣士僚乃階二
天造恩休到松檟慶色滿梁稻賦別無任言劼矣有真
禱祇恐難久外端不埃及考寵褒騰璽書虛竚副旒璪
其以公之歸出手扶世道

題竹洲

人之生也直此君亦如是我酷愛此君臭味本相似方
其出地初一種根萌異剛特儼不回鈞石莫障蔽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漬玉成修茂姿表

似仁其動闢似智其肅然似禮其凝然似義虛中純白
生似信不容偽在人該五常在天足五氣六月蒼蒼寒
不附炎熱勢雨雪披猖中彈壓萬凋瘁似正色立朝忠

誠著於世似廣廈萬間其蔭足以庇似聞伯夷風頑廉
懦立志似堅子卿節夷險無二致似見魯仲連不復論
鄙事似識元紫芝頓消名與利子陵釣嚴灘太公釣璜
渭風月一竿中相從神骨契持此叩竹洲考功言外意

和祝子壽作詩須索意韻

翰墨絕畦逕言詞中律度筆落風雨驚詩得江山助不
食烟火語說到精髓處升堂必入室由道誰不戶達者
無後先成賢特指顧要亦認意思初不在章句伊欲登
壇場且闊着地步其中有活法此理若大路所差只毫
釐相去已冠屨蘭室味本司蓮社約此去把定心鴻鵠
直須盟鷗鷺多才夙究明一見已穎悟貂續不勝情用
得以布露

和金兄

大學融智門至善在所止明德與新民貫通無異理萬
折水必東千古吾晦翁考亭追杏壇猶存舞雩風昔者
學易堂粵山寬閒野此道聞而知篤信無虛假尚有劉

靜春至理共樂循我登二老門天方壽斯文服膺善恐
失適正杜邪曲當時片言下問道不隔宿學易堂已空
誰與鞭凡庸靜春正耆龐摠衣儘從容襟誼子崇篤遠
來顧斲獨作詩念清新媿我言腐熟四海皆兄弟尚友
惟輔仁春草正碧色話別同敷陳

送上饒皇甫宰

天下邑無不可爲在人忍耐自爲之信能寧心辦堅苦
事到難處天扶持民吾同胞痛痒切何忍橫斂類剝肌

心誠求之若子保人亦懷之如母慈上饒邇來號凋劇
苟焉稱貸負賴隨况多權官慘剝割又肆席捲公化私
吏奸得售科罰計等第輸錢與斷詞詞人欲休休不得
充庭塞獄纏纍纍公來憤排感動處與認前時已貸貲
謂令親民民必及民固可欺天莫欺民脂民膏供我祿
胡寧又割民膏脂催科僅僅欲逃責毫分不忍科罰施
奉公洗手附庸邑一孔一粒歸州司請俸有時不給用
月索莊課來助支屢典緡錢代月解幾回過我同攢眉

聽訟元不以憚煩使之無訟而民宜相安田里閒者保
懶出市廛謳耄倪日長喧雀堪羅設星散飢烏靡子遺
花酣滿院春風遍草茂虛囿天意滋君之來也感額告
蹈此湯鑊出未期屢效淵明歸去感不求赫赫聲名馳自
甘陽城書考下誰曰悶悶政術卑隱隱綽有棠陰地忽
乃遽及辰戌期自上而下有公論轅輒依依動去思吏
卒將迎相告語東君政化尤可推義居孝友能為長睦
族慈幼存成規里仁為美典型在居家既理官可移此
番政事行無事默與古者氣象追君今既展朝天旆行
人路上口成碑予豈栖栖為佞者特告方來共鑒茲

雲錦堂

太湖之陽景絕竒乾坤軒豁呈端倪分將一派清漣漪
南宮出紅琉璃朝暎未吐煙露垂碧紗稠裏眠江妃六
月火織張赫曦姑射山寒冰雪肌妖嬈萬能不敢窺淨
洗却面凝西施欲雨未雨多峯竒霞生島上乘馮夷來
從西蜀江水肥似絢吳江楓落時水鄉月午舟葉攜何

處更覓昆明池問渠為此堂者誰人與鷗鷺相忘機丹
心緬慕周濂溪愛其瑩質生淤泥推門清風故人來一
一君子徧追隨六郎姿貌當年非肝腸染透鉛與脂拈
花摘葉兒女癡弛却蠶絲牽藕絲紛華一掃金飈吹皮
膚剝盡實不虧晝清人靜茶烟飛觀雲葉葉無停披千
綺萬纈古賢遺底用漫天錦幃幃惡其文著尚絅衣澆
灌道義培才基氤氲妙毓山澤姿膚寸彌滿天地維

題李氏雲莊

雲本無心出莊非有意名午供雷腹實曉帶月痕耕身
世隨舒卷山村任晦明飯蔬浮富貴畎畝但存識

書安象祖靜軒有感

太極即人極坤爻德不孤直方真主宰敬靜實功夫老
檜霜中榦寒梅雪裏株常惺惺法處收歛物俱無

和袁守

和糴存和氣春生墾闢時民庸天上見歲事臘前知吾
諺諸侯度誰褰使者惟樂民之樂者犁雨趣耕治

和章宰訪祝子壽來青書院韻

文昌因祖餞郎宿問齋名枉駕一朝款寒牕千載榮未
花梅索賦堪杖竹經行自得來青句山泉不可清

送尹子潛赴省

吾儕堅世好心事老天知夢寐符前說軒翔定此時故
家當有後造物本無私雲裏陽春脚柳開第一枝

和臨川胡斗文求叢桂書院字

莫訝書齋小其中天地寬毓成岐嶷粹立取本原端掇
拾童科易恢弘道術難好培叢桂種休作浪花看

贈徐鑑堂

鑑堂均此號兄與弟相先畫以名家顯神於活法傳雙
眸蟾皎潔兩袖羽蹁躑落筆人人似柯山本是仙

又用韻荅何上舍

臘雪多為瑞豐穰隔歲知林巒銀劍戟苑囿玉壺池映
几孫書飽卧冰祥母飢疾風看正色餘事付清詩

挽克齋陳先生四首

薰炙儒先早朱門授受親去尋顏巷樂歸詠點雩春道
妙窮精一心傳有省循樂天知命者憂道不憂貧
親養九旬餘先生壽亦如學充淇澳美訓釋濟南書諸
老經筵送俞音寵渥疏惜非程子聘中沮亦時歟
師承心獨切於道媿無聞幾載鑽堅嘆前年枉教勤墨
車回可贊晉鄙善瀆薰道脉惟其壽天何遽喪文
痛慘哲人痿愚纏喪母悲逝風懷紉路泣雨寫哀詞學
本藏諸用行皆篤所知惟餘經訓在交付有孫枝

挽求志居士王料院二首

奕葉文宗盛如公罕與俱源流傳紫橐題品重洪樞洊
左清名凜江南政績殊二難鄉共薦生死亦同塗
身忝蓬萊客樞衣謁使臣塵談頻款曲樽酒屢殷勤政
事欽前蹟詩書聳舊文詒言猶在耳不忍哭公墳

挽分寧張少仙二首

貌與心俱古歲寒松檜蒼學高眸炯月吟苦鬢先霜能
賦秋賓早收功晚節香滿門弓冶趣有鷄待雲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當路知公諗搜揚入剡科才難行志易官小及民多此
部人耳東顧奈命何郵音嗟忽斷空有淚滂沱

挽宜春趙別駕二首

叢桂論文舊辛酸話早年蠶鹽朝慣苦膏火夜無眠一
第酬初志殊勲策步仙激昂英氣宇緩步赤霄躔

詩債松邊了鉏荒賸種花雲程衡麓雁風味仰山茶白
玉樓成速金鑿事可嗟桃源千古恨寒日慘啼鴉

挽辛憲若五首

在昔我先翁禮塵先正隆潭潭帶湖府凜凜玉溪風夜
韭觴籌裏壽花唱咏中懷哉秋水去世好孰如公

榮顯宜超躡威聲愴外陞邊疆多險歷麾節兩朝推范
子甲兵有張名草木知急流緣底勇路口峴山碑

十載居閒學瓢泉映潔清陶潛黃菊趣杜老白鷗盟雲
自無心出春隨有脚行知非古巴蜀使指若為情

旌廉優召節丐佚得臨漳靜退家庭舊清芬滋味長病
中知命見力上掛冠章了了遺言善雖亡實不亡

眷義門墻舊交遊手足如方勤來妣賻忍寫悵公書繼
世多先烈諸郎總令譽觀音山路黯飛些重歎歎

挽王迪功

儼好年家後知公月旦先寵榮身外物孝友性中天趣
自怡堂得詩從猶子傳故園遺蹟恨月落早梅邊

題方氏綠野園三首

佳景環深院開門遠俗隣徑幽通鳥雀溪迴隔風塵客
過宜樽酒時來與物春好風為我至蕭散足怡神

衆木欣欣茂扶筇到故家樓高春月曉池曲暮烟斜物
化迂無定徘徊興自嘉悠然塵外想隨意樂年華
春晝晴無限欣看綠野叢折花紅帶露種竹曉生風自
有悠閒趣無須繪畫工園中多勝致高詠與誰同

次趙守鹿鳴宴韻

邦侯光價擅文場密印心胷書傳春鳴鹿載歌羊野什
驕駢羣跨杏園芳陽春有脚葭吹管生意無邊柳着行
已報主人環玉立與觀賓句遞春坊

次章守鹿鳴宴韻

儒官新創俯青溪上挹魁躔踵舊規
鷄薦聯名充賦日龍飛親策採言時
指迷承學雲中路珍重賢侯席上詩
只有梅花知此意東君着眼是先期

及第謝恩

聖朝天子薦臨軒嘉與愚臣究本源
天地兩間扶景運唐虞三代印微言
慙無一得酬清問猥玷初班誤聖恩
一大節誓堅忠與孝立身端不負乾坤

甲辰恭和御製

衮衣日月炳當軒光逮芻蕘採衆言
內外修攘明治體憂勤終始養心源
英髦瑞列霜中幹治化春回雪裡根
願溥需雲蘇物稿九垓滂沛洽君恩

戊戌恭和御製

明庭親策廣蒐賢識治朋來誼少年
肆秩瓊林賓燕衍載頒寶畫寵光延
此時禮樂三千字他日丹青數百篇
蜚蟻懷忠賡帝詠相先事業誓神仙

戊戌館中分韻餞劉秘書

聖明欽恤重臯陶一日飛星五使輅方幸蓬山陪末屬
遠瞻英蕩隔層霄諄諄天語扶邦計念念民生弼教條
輕重適權字簡眷金雞山色識雞翹

瓊林宴恭和御製 并序

臣夙抱孤忠生逢盛旦天光下燭侈昭代之
恩榮宸翰俯頒妙聖心之聲畫永言不足美
報謂何臣恭對王休恪遵帝訓既醉以酒共

陶熙洽之風乃賡載謌仰贊明良之會拊躬震
揚拜手歡呼

丹墀密勿對堯言忠欵拳拳實戀軒帝學緝熙方顯行
聖心左右已逢原光昭寶畫敷明訓儀侈瓊林匪異恩
百拜賡歌天日收報君惟有此心存

入講論語二首

溫溫中旨肅傳宣魯語書陳誦說專聖意聿宗伊洛訓
愚臣謹繹考亭編寸心普物根源地百拜承顏咫尺天

堯舜吾君持所學敢陳他道對王前
躬承清問及年豐蠶麥今還與舊同稼穡艱難周聖慮
農桑勸課即田功志民深閔僖公雨勤業猶存豳國風
懇懇召和關主德我皇心直與天通

直宿禁中

清和時候堂宣愚亦何人廁講筵但覺夢回深夜爽不
知身在九霄眠志裨君德從容地戀切宸恩咫尺天願
散輝光燭幽隱肯專榮耀貴金蓮

部中觀新竹有感

粉署牕前小竹子孫蟄蟄得春深土膏肥迸蒼龍角
地髮抽遲紫玉簪簷近十分饒宿溜墻高終日礙層陰
南風昨夜陽和透放出叅天勁節森

早起玉堂牕前俯方池有感

玉堂牕外小池深香霧朝浮花氣沉樹杪亭亭鴉點墨
萍根發發鯉跳金中涵一勺淵泉定上有九重天日臨
充廣恩波無盡意敢渝潔白寸丹心

供銓部職

愚生何幸聖明遭官府官塙上界高冰雪身心參宿列
日星條令揭天曹二南美意存周召九德淳風慨禹臯
我亦空餐慙汝士諄諄惟切痛民膏

宿部觀銓法苦蚊

炎方典禮始郊迎夜宿銓闈暑氣清萬物洪纖俱夏長
九天寬大遍春生眼明剔蠹牙籤滑手倦驅蚊玉策輕
我自黑甜深帳穩不容形遁曉窓明

題嚴陵瀟灑亭

天遣溪山付客星翠屏中界玉澄泓無邊瀟灑寸心遠
有分登臨雙眼明淨洗胸中參范老細於詩裏勘元英
十年相望神相入一脉清風要主盟

題靜軒

主靜非專在靜時至於動處亦隨之聖賢學問惟知止
敬義工夫要夾持所養勿忘由勿助其中何慮又何思
莫教鶻突名軒意物誘情遷幾坐馳

題趙南卿愚山

愚山山上謫仙徒到底真愚却不愚山色長供詩料富
山居贏得俗塵無逍遙天地南華子隱約簞瓢陋巷癯
定力不同山不改一生雙眼不渠孤

題金氏三桂堂

見說庭階玉樹芳薰教書史郁心香卻說林峙應難並
燕寶枝繁未足方莫羨三槐森鉅府且看三桂列華堂
多聞直諒成三益松竹梅花共雪霜

次韻何陸二別駕同遊靈山閣三首

平分風雨兩悠哉勝踐春濃花未摧蕭寺適今重建閣
蘭亭懷古共流杯典刑二老溪山重唱詠諸公今日開
慚我枯腸元蹇澁底教頭上片雲催

聞說精藍頗壯哉天教傑棟起崔嵬簷前山色呈螺髻
檻外溪光獻玉杯對景自應雙眼豁憂時因得笑顏開
喚回忠定遺芳躅袞袞雲霄步武催

彼美前修亦偉哉歸然風雨不能摧人新人古懷斯閣

去春來付一杯遊興謾隨流水去
哀眸長對好山開銷
凝往事凭欄久杜宇一聲烟際催

登靈鷲千佛閣為往山野堂紹祖留題

彊支疲策此躋攀屈指曾游十載間
方夫喜添千佛閣
雙眸陡豁四圍山可無可有僧衣鉢
隨得隨供佛面顏
門外雪深知幾許只消透得箇重關

夢神人曰公當以是字名菴覺來賦是菴詩

審是須防自是偏四通八達路平平
伊周孔孟是心一
堯舜湯文是道傳善惡正邪書裡月
行藏用舍性中天
聖賢萬語千言訂箇字從來太極先

詠以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刻印章詩

三才中立圓形均昧者拘拘利乃身
不道有身皆有血
豈應知我不知人其間一物容虧性
是即四肢頑不仁
洞洞八荒皆我闡豁然窺見等天真

贊勉祖道者題經

念佛直須參佛透看經容易悟經難
聲音未必如來見

孟鉢長教嶺上觀了得貪嗔癡一集更起戒定慧三般
祖師食盡人間蔗千古留楂咬嚼香

席間和周穎齋韻

清泉白石誘登臨淨瞰軒窗竹一林雋永如君真有味
膏盲和我不須鍼流行坎止人難必果育蒙亨力要深
一笑相逢邀一勺喜渠介潔似儂心

送畏齋何監簿添倅解替東歸

春風行李萬篇詩明月歸舟幾片碑千載岫雲佳話柄
兩年懷玉淡生涯已聞北闕飛丹詔早趁南薰度赤墀
歷歷口開天下事直聲元是九重知

送紹興葉帥改當塗

八年于外與民宜徧歷穹臺閫又麾襟度乾坤無忤物
鬢髯霜雪却誰緣寬平到底人懷去廉靖如初帝簡知
受善如流聞義勇真誠端以古求之

人言禹會即當塗上曰蕪湖抵鑑湖姑少副公求去爾
匪伊有詔盍歸乎知心霜月渾無滓回首春風定與俱

慚愧蓬萊賓客後願言陪侍入天衢

送陳國珍之官鄱陽

盟締慈恩十四年匆匆話別成梅仙便家澤國水溪壤
得庇皇華刺史天事到直須行已志官卑最喜近氓編
許多靜定清修力警戒聲名企昔賢

餞上饒推幕葉西澗召為國子錄二首

魁耀來從古赤城三年永水一般清蓮池婉婉中流砥
米廩行行要路程悟主謹言須啟沃康時偉業待恢宏

却慚疎竅深知遇別後音書等弟兄

客有攜來端水珉天然中界玉圭形送君早入薇垣紫
結劄先登藜閣青要者濡毫香典籍直須提筆福生靈
端凝正笏如山立匪石斯心社稷經

餞江東繡使庸齋趙玉堂二首

天上玉堂辭寵榮却持玉節按江城惟刑之恤民心悅
不怒而威吏膽驚有脚春來陶化日無心雲出雨蒼生
箇中運量常提醒元氣循環晝夜行

福星分野大江東道味蓬山聚話中漠漠暮雲詩興感
依依何日酒樽同虛心無我爰咨度養氣知言協粹冲
望切衮歸基宥密可能無夢到周公

餞永豐易丞赴廬檄

世道圓通更直方松陰庭院亦聲光眼明英蕩公題品
身入芙蓉婉贊襄田里歎愁從此達公私幽枉待君揚
更煩好幹東君造一道奸貪凜雪霜

別盱江易耕道

點勘窓前晝景舒豁人雙眼綠陰敷明方寸地通三極
會一理中該萬殊靜體陽工生意思密融心匠活工夫
丁寧後會秋風鷓萬里青冥是坦塗

贈歐陽竒父偕弟益卿赴省

中朝耆老半淪亡憂愛胡爲畎畝忘我病不禁心痛折
天灾惟有涕流滂枚時議論須知體醫國文章要識方
期子聲名相照映好風天際鴈成行

贈方介石

介石翁來契所思
騷吟風雅儘追隨
庾清鮑逸可無酒
島瘦郊寒只有詩
原不染塵圭竇適
未能忘世辟雍馳
賦違恰限江天雪
說向梅花心事知

贈章酉仲

滿門賢粹鶚橫秋
文藻如君行愈修
道本虛靈天內有
學於平實地中求
堅凝力量誠無息
收斂精神外不浮
充養腴豐隨用顯
大而敦化小川流

贈香溪留君東上

近代騷人詠性情
隨心而發自分明
吐吞風月咽喉爽
咀嚼江山齒頰清
溪邑近聞工比興
君詩端可派宗盟
馬頭雪絮唵鞭快
好辦佳篇奏集英

贈談星葉生

至誠之道可前知
知命如君亦甚奇
二十八星輪指掌
兩三年事印著龜
春來春去元無盡
花落花開自有時
門外青山知此意
只教松柏鎮如斯

贈日者盧生

相逢未縱談天口開口便教儂賦詩我語只堪供覆瓿
子行聊贈若為資忘憂對草間供詠濺泪看花重感時
何日重來當刮目只談風月得舒眉

贈日者曰清朝貴官

歆艷清朝作貴官人人都把命來看未言造化窮天理
據千支舖卦盤富貴熱中從古有功名向上每才難榮
枯看破花開落始識霜松自歲寒

贈日者楊應齋

爛柯山客命能知人事更番一局棋甜卦易窮行苦卦
此時相語驗他時窮通任理胡不可灾福緣人要自持
我老只堪漁釣隱哀慵夢不到蒼姬

贈日者李成齋

譚天玄徹李成齋豫迅東風著早梅自昔不離三正備
謂予帶得五行來窮通於我何加者演測如君亦偉哉
說到常人難說處靈臺湛處現星臺

題金華徐伯光義聚規約

至矣前人惠後人愛之無不用吾情寸心千慮規前定
六世一門家太平愈久愈教同保守不容不念始經營
業為可繼宜休養夜夜春雷鼻息鳴

每慨人無善後圖蕩然家檢亦何疎眼前漫不知由已
身後誰能管得渠喜見雙溪今軌範更綿一脉古詩書
了知斯聚更斯義散及宗枝廣義居

挽黃制屬

家傳山谷舊簪纓志業剛豪早有聲二子學文能紹志
一官拜命竟辭榮棊齋不聽驚人語鉞闔空留薦剡名
借問松坡誰是主疏梅淡月兩淒清

挽吳準齋

壯盛能官不厭卑愴懷霜露蚤知幾扣其學問中心得
如此典刑今代稀天子詔之堅遜避朝端達者夙瞻依
甲辰重賸言前定痛述生平淚忍揮

挽前南劔添倅楊料院

泣別監州隔死生簿雲茲義更何人草青彭蠡湖邊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花滿江郎峯畔春每慨共官惟氣直略無片語不情真
西芹香火家家意所欠箋天澤徙薪

挽都大王郎中二首

魁望西來職祕丘年家託好叙綢繆身為僚友兩三月
公肅皇華八百州列緯載班清劇耀高風遽勇急中流
訃聞落晚呼天咽涕泗交頤重所憂

一門孝友古難為堅苦端凝更自持如此典刑今代少
粹然言語滿朝推苦人已矣嗟何及魂氣信乎無不之
楚水薌溪生死地英靈上訴九原知

送郡守

郎圍師闡重王人朝績民庸簡帝宸屈此偏州何小小
偉哉仁牧自肫肫下車福十餘萬戶褒壘碁三百六旬
廣恕公勤持四字痒疴疾痛切吾身顯幽一理初開鎮
撫字丹心肅告神動有發明基學力畧無凝滯見真情
智常周物能容物政每近民深得民居理家庭培玉植
燭臨官吏皎冰輪行其無事州閭靖急所當先夙夜寅

溪以玉名聞瑩潔巖如日月共晶新吟肩峭若靈峯峙
詩骨清于南澗濱坐嘯中和堂上邃猶存正始古音淳
無心雲出當年岫有脚陽生此地春不忍一毫傷赤子
了知方寸即蒼旻邦人鏤膽交相語糴事關心尤至仁
往者過征罹暴虐甚而乾沒啟囂囂炎天陸運枯膏血
累月肩擔摧骨筋五百里陪搭斛四千錢費各沾巾
農夫搔動征夫苦行者攫拏居者嗔所幸天高常耳下
惟公露禱恣言諄一分寬受一分賜半減誰知半減因
問穀幾何先給直作舟用濟廣通津聽民樂與官為市
如已隱憂眉輒顰怨氣收聲回逸樂歡謠鼓腹飽輪囷
時暘時雨孚祈禱不豫不遊忘苦辛泉清漏有恩詳審
處藥傷無地不咨詢昔襦今袴謌同范萬口一辭方借
恂邦計索程隨日了後來成軌要人遵眷懷趣趣周行
武德意難忘台父親將指觀風兼卑節舉頭近日早垂
紳甘棠蔽芾思留躅英蕩瞻依忍出闔倪旄攀轅風解
愠旌旗遮道雨清塵筠籠映日成清閔秧馬銜烟布綠

茵舊治密隣新治壤徐行便直部行巡建臺及境雖迎
後過闕留班定侃閭準擬助和商鼎鼎雍容承道漢絲
綸職親地近訃謨密言聽諫行膏澤均局面轉新基著
定方書如古藥材掄公私節用紓民力勇智合謀恢地
垠襄漢經營為蜀計江淮聯落格夷賓年登所至糧棲
畝令信何難楮即緡君相簡知惟篤實古今難泯只忠
純吾家自有青氈物時節合參洪化鈞一州一道推而
準此土此民同所珍自揆偶然聲氣叶相親深處髓肌
淪送行萬鬼難寫盡歌此以旌良吏循

題俞簿梅阜書院

淺清溪許瘦山巔淨洗肌膚永雪天偏向書窓伴幽獨
不教塵俗滓嬋娟

來青書院桃花

塞滿乾坤本是仁更無一物不洪鈞山桃不自知麤俗
也與梅花鬪早春

游鷲峰贈梵堂和尚

目斷天鵝影不留
梵風吹落鷲峰頭
野堂四大無窓壁
散誕當年箇野牛

了頭巖

了頭不是女
了鬟把作堅牢擔
柱看撐定東南天半壁
鎮教雙聳碧雲端

以栞送郡守二首

詩翁雅鎮玉溪山
褒壘飛來玉節還
為報佳音天日近
南薰殿裏正催班

天朝交口重聲名
公自翛然物外情
珉有焦桐旌往戀
當年靖獻與俱清

訊劔浦王簿詹棟齋

竹林飢午隱禪扉
合傍鸞栖亦此栖
時一參寮茶供罷
可能無語到雙溪

送俞兄赴省

得雋文場氣勿盈
便如捧玉謹持盈
鄉邦畢竟辰年好
冰雪身心上帝京

餞劉恭父

割鐙難留乘馬東
花枝爭看裊長紅
袞衣空使斯民戀
綠竹誰歌八相同

樂事遲回致歲豐
幾多遺愛在湘中
須知楚水楓林下
不似初聞長樂鐘

和李文溪送青雲道人歸杭韻

丹成會見君身蛻
我欲從之更問天
喚醒橫江孤鶴夢
憑君持此叩坡僊

和懷玉本老

失脚天台絕頂峰
又來懷玉亂山中
瓊橋去後無消息
禪月重重有案公

題日者李成齋所藏李文清幅

相公提筆福蒼生
印得當年命術精
鈞翰珍藏塞翁馬
六丁嚴護不容驚

和汪君

胸次秋風澗底蘋
坐間那得此佳賓
詩來香迸宵人屋

笑殺元規塵汙人

贈毛梅谷

彈琴須會鍾子期畫梅莫遜楊補之墨妙坡仙助揮掃
雪晴霜夜月明時

贈風鑒神眼

世道支撐儘要人閱人多後眼通神一朝相去三丞相
今昔同歸識認親

贈鑑堂

方寸無塵眼有筋如他圖了幾勳臣更煩提起丹青手
寫出驚天動地人

贈刀鑷王誠三首

刀鑷王生勇黠妻痛憐白髮有親慈紛紛世上私妻子
聞有斯人死愧之

汝家住近里仁坊不戀侍兒戀侍旁父子性天非可奪
親親仁也盡揄揚

婦人蓋亦有仁心只為冥頑溺愛深今此驚之當愧死

何妨重理舊弦琴

贈日者林雪庵

雪庵笑我頭如雪雪幹須知立歲寒
會面炎炎朱夏日
門庭雪澹自相看

又贈術士薛鏡臺二首

儒流今以術為資滿腹星躔洞隱微
自號鏡臺須自照
逢人休浪泄天機

始吾為養喜徽榮今恨孤孱感慨增
白髮滿頭何所用
只存憂願數年登

大巧

大巧工夫本不全清光鑿破未教圓
豈無妙補蒼穹手
修滿水輪送上天

畫龍

崢嶸頭角見龍神畫者微茫畫得真
一夜風雷捲將去
沛為膏澤下於民

湖上

金尺四庫全書
卷十二
花開紅樹亂鶯啼草長平湖白鷺飛風物晴何人意好夕
陽簫鼓幾船歸

詩餘

滿江紅

以梅花東鉛山宰

似玉仙人三載見西清湖客擷不碎一團和氣只伊消得
雪裏水中霜態度臘前冬後春消息看簾垂清晝一張
琴中間著寒谷裏輕回脚魁手段堪描摸喚東風吹
上蘭臺芸閣只怕傳巖香不斷摩挲高鼎美頻作管一

番滋味一番新今如昨

先君棹楚先生工部侍郎徐公文集凡二十五卷
直諒誤恩公壘始充聚俸餘銀梓敬寘郡齋訪求
闕遺尚嗣刻之先君未第時為文未嘗有藁既第
中外僅歷四考餘皆端憂幽疾之日戊戌立朝
諒兄弟尚幼且先君單騎往文字亦復散失故家
集視近世諸老獨不為多今集中多甲辰乙巳在
宗廟廷之言然經幄詞垣初不為久姦賊賊射遽

死國矣庸齋趙先生為集序慨之為長先君蚤從
充齋陳先生西山真先生游孜孜焉以聖賢問學
為事文章氣節其餘也直諒兄弟不肖何足以知
之謹書識集後景定二年臘月二十四日孤宣義
郎權發遣興化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男直諒百
拜敬書



